

| | |
|------|----|
| 漢書門類 | |
| 四二九 | 函號 |
| 一六八 | 架 |
| 六册 | |

| | |
|------|----|
| 內閣文庫 | |
| 四二九 | 漢書 |
| 一六八 | 架 |
| 六册 | |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4298 |
| 冊數 | 6 (5) |
| 函號 | 274 151 |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重訂批點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二十三

昭公名裊襄公子在位二十五年謚法威儀共明日昭

庚申周景王四年元年陳襄公二十八年杞文公九年宋平

七年秦景公三十六年楚郟敖四年衛襄公三年蔡靈

侯二年鄭簡公二十五年吳子夷昧三年是歲楚公子

圍弒郟敖而自立楚公子圍聘于鄭楚將為號之會故

更各虔是為靈王且娶于公孫段氏段鄭大夫子石也伍舉為介伍舉椒

辭命

者之副既聘既行將以眾逆入鄭逆婦子產患之恐其

日介使子羽辭子羽鄭之行人曰以敝邑褊小言鄭國城

不足以容從者不足以容公子從請墀聽命請於城外

以行昏禮令尹使大宰伯州犂對曰州犂答子羽大音

君辱貺寡大夫圍言辱鄭君有賜謂圍謂我公將使

灑肥蒼勁

豐氏撫有而室

豐氏公孫段之氏也而汝也圍布九筵

告于莊共之廟而來

我公孫圍所以自布九筵告于祖

祖共王圍之

若野賜之我若於城外為壇使是委君貺于

草莽也

則是我大夫圍不得不寧惟是又使圍蒙其先

君氏之廟是使

我欺其先君也將不得為寡君老

先君之命必將黜其蔑以復矣

如此則無以唯大夫圖

之為我謀之

子羽曰小國無罪本有何罪恃實其罪

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

而汝大國乃或包藏其禍心

不利小國失恃

則是我鄭而懲諸侯以致使諸侯使莫不

憾者

無不恨楚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

也

則鄭之在楚與其敢愛豐氏之祧豈敢愛惜豐氏之

禮乎

伍舉知其有備也知鄭人請垂橐而入也其兵遂

會于號

會諸國大夫尋宋之盟也襄公二十七年晉祁

午謂趙文子曰

午祁奚于宋之盟往年之盟楚人得志

於晉

楚爭先軟今令尹之不信今公孫諸侯之所聞也

諸侯莫

子弗戒汝今不懼又如宋恐楚又如宋子木之

信稱於諸侯

往年屈建為楚令猶詐晉而駕焉猶且衷

以陵駕

況不信之尤者乎况公孫圍乃不楚重得志於

況不信之尤者乎

信之甚者乎

楚重得志於

楚重得志於

楚重得志於

楚重得志於

楚重得志於

楚重得志於

楚重得志於

楚重得志於

楚重得志於

不寧作初意頗有致弟此四字於今則已為陳

消道中的

長句累贅却說中取無此于鱗所希

清婉多態

項性全在焉字句振起前後文勢

北齊書

卷三十三

二

謂不甚腰而
縱轉流動類
與戰國相近
弟終是鍊比
謂其謝不同
戰國逐快此
臨藉

批點左傳句解

卷三

二

晉設使楚人再得晉之恥也深足為辱子相晉國自汝將

輔相國政志于重去聲曰為盟主侯之主諸侯之盟於今年矣襄公二十五年

數今春言不再合諸侯襄二十五年會澶淵三合大夫

年會澶淵及今會于號也服齊狄襄二十八年齊寧東

晏東國安則平秦亂襄二十六年秦晉為成城淳于襄二十九年

晉為師徒不頓軍旅不為之委頓國家不能國家不為之民無

謗讟民無有謗讟其上者諸侯無怨怨于晉者天無大災天亦不

咎災子之力也此皆汝有功力於晉有令名矣有大功者必有善名而終之以

恥而志為晉之恥午也是懼我以此為懼吾子其不可以

不戒汝今不可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文子稱名答云然宋

之盟然而往年宋之盟也子木有禍人之心子木之許晉是禍人為心武有

仁人之心我之遜楚是愛人為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此楚所以

也何害武將信以為本我惟執信以為之本循而行之率此信

如農夫譬如農人是穠是藜穠也所以除草藜藿也

本雖有饑饉雖水旱無常不免於飢饉必有豐年然耘耨不息必有

信者雖暫有所屈必久有所伸也且吾聞之且吾所聞又云能信不為人下能

為人所屈吾未能也但恐未詩曰詩大雅抑之篇不僭不賊不

不信不為賊不信不為賊鮮不為則能如是者罕有不為信也釋不僭能

為人則者苟能為人法則不為人下矣必不受屈於人吾不能是

難吾之所難者恐其不能信也楚不為患彼楚之不信楚令尹圍請

用牲請於尹子圍讀舊書加於牲上而已但讀往年盟宋之書加於牲上

此點左傳句解

三

如調羹前同

更加練效

以七項控其

筆俱只作六

七勢似盡非

也非盡却盡

有最語味最

後代所希

只以未能
句承圖效

而不賊血恐故也晉人許之從子圍○季武子伐莒魯季孫宿

伐莒而魯與濱齊盟尋盟以弭兵也今魯請戮其使時

楚告於晉子圍告曰尋盟未退言諸國尋宋之而魯

欲殺之使叔孫豹在會楚樂桓子相趙文子桓子樂王鮒也時

請帶焉王鮒難言求略弗與與帶梁其蹙曰蹙叔孫家

反貨以藩身言貨財可以固身子何愛焉汝何愛貨而

叔孫曰諸侯之會言魯所以衛社稷也稷所以為社我以

貨免我若納貨魯必受師請侯必與兵以是禍之也此

何衛之為又何以衛人之有牆譬如人家以蔽惡

也所以屏蔽牆之隙壤為牆而誰之咎也是

衛而惡之稷而乃禍之吾又甚焉則吾罪又雖然季孫

雖怨季孫伐莒以累已魯國何罪於魯何罪而叔出季處叔孫為

出使季孫焉此法從吾又誰怨今遇此然

上卿當守然而樂王弗與若無以不已容止召使者召樂

使者便裂裳帛而與之裂其下裳之曰帶其褊矣言汝

帶今帶褊蓋所以裂裳反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

國言叔孫身臨患難忠也是忠思難不越官謂已職當

難去聲信也是信國忘死貨以而死貞也是正謀

王三者謀國以忠義也無不有是四者為臣而有又可

戮虐豈可乃請諸楚趙武請於曰魯雖有罪雖有違其

殺乎殺乎乃請諸楚趙武請於曰魯雖有罪雖有違其

戮虐豈可乃請諸楚趙武請於曰魯雖有罪雖有違其

戮虐豈可乃請諸楚趙武請於曰魯雖有罪雖有違其

戮虐豈可乃請諸楚趙武請於曰魯雖有罪雖有違其

戮虐豈可乃請諸楚趙武請於曰魯雖有罪雖有違其

戮虐豈可乃請諸楚趙武請於曰魯雖有罪雖有違其

戮虐豈可乃請諸楚趙武請於曰魯雖有罪雖有違其

戮虐豈可乃請諸楚趙武請於曰魯雖有罪雖有違其

全用四字每
以高板出且
之法又多且
國中常用者
是雖工終不
魯也

執事不辟難執事謂叔孫也不避畏威而敬命矣既畏

威敬楚子若免之免其罪呂勸左右可也可以勸勉

於若予之羣吏設若汝左右處不辟汚其處於國也不

音出不辟難其出於外也不其何患之有國何患焉

之所生以有患者汚而不治無人治之難而不守有患

無人所由來也此患之所能是二者汚與難又何患焉

也魯叔孫豹可謂能矣此可謂能請免之以靖能者請免

以安靖他子會而赦有罪今汝為會而又賞其賢又賞其賢

賢能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如此則諸侯無視

遠如邇其視遠如近不憚疆場之邑謂如邾邑之一彼一

此或歸於魯何常之有當今衰世恤大舍小恤大國而

足以為盟主諸侯之盟又焉用之又何必治此邑

封疆之削國之封疆何國蔑有無國主齊盟符諸侯

誰能辨之誰能為其事吳濮有釁吳在楚東濮在楚南設

各反楚之執事豈能顧盟豈復顧弭兵之盟

地莒之疆事莒國疆事楚勿與知在楚不必與知諸侯無

煩在諸侯不煩不亦可虛如此何不莒魯爭鄆此一國爭

為自久矣非一日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苟不為莒國可無

亢也雖不必禦去煩宥善去煩細之事教善莫不競勸

勉以為善者子其圖之圖度之固請諸楚於子圍楚人

許之從其請乃免叔孫孫之戮○天王使劉定公勞趙

亦辱四字在
參然比前章
稍錯綜兼處
鍾之刀未盡
尚覺冗而不
淨緩而不勁

此或歸於魯

此古之所謂

五

孟於頹

頹水名趙武歸自會至於頹水之

館于維汭

音洛汭音維

劉子曰

劉子定

美哉禹功

觀維水而思明

德遠矣

言禹明德深遠故

微禹

設使無禹

吾其與乎

皆與鬻也

吾與子冕弁端委

冕弁皆冠也端委詳悉楚委貌則亦冠

也

曰治民臨諸侯

言我與汝其服衣冠內

禹之力也

禹之

子蓋亦遠續禹功

勤趙孟何不

而大庇民康

能恤遠

豈能念及後

吾儕偷食

我輩偷安

朝不謀夕

何其長也

豈能為長

劉子歸

定公

曰語王

曰諺所謂

老將知而耄及之者

諺俗語有云

晉正卿

趙孟之謂乎

趙武正

為晉

正卿

趙武

乃及之

知夫

其趙孟

趙武

為晉

國之

呂王諸侯

相晉君以為

而儕於隸人

隸之人苟偷

朝不謀夕

不為遠慮

棄神人矣

民者神之

神怒

民叛

棄神怒

何日能

死將

趙孟不復

將死不

復扶

神怒不歆其祀

祀怒則不

民叛不即其事

民叛則

功祀事不從

神不從事

又何日

平

○鄭徐吾

鄭徐吾

犯之妹美

徐吾犯鄭大夫

公孫楚聘之矣

楚字子南已

穆公之孫名

納幣

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

公孫黑字子晉子南之從

兄也強委禽於徐吾犯欲

娶其妹也禽鴈也

納采用鴈強其兩反

犯懼

二子平

告子產

子產為政故

子產曰是國無政

言鄭國無政

非子之患也

非汝

唯所

欲與

二子惟汝

犯請於二子

徐吾犯遂請

請使女擇焉

請二子至其家使

皆許之

二子皆

子晉盛飾入

盛飾而

其妹自擇所與

皆許之

二子皆

子晉盛飾入

盛飾而

史記卷之三十三

魏世家

三十三

三十三

勢得好

入布幣而出

陳幣帛於子南戎服入着軍旅之左右射

執弓挾矢以射超乘而出先駕車走而登女自房觀之

左右射食亦反曰子皙信美矣謂其盛飾抑子南夫也然子南剛

房觀二子所謂順也如此乃適子南氏適法

道之夫婦婦夫當剛強所謂順也順理也適子南氏楚公孫

子皙怒怒不既而索甲以見子南子南知之執戈

逐之執戈以及衝至道路擊之以曰子南知之子皙傷而

歸為告大夫曰子皙我好見之言我好意不知其有

異志也欲害我故傷所以大夫皆謀之謀處子產曰

直錄論其事則二人皆直先聘幼賤有罪論其罪則幼

罪在楚也子產力未能討故歸罪於子南乃執子南

執而數之子產親數其曰國之大節有五其一曰女皆好

之汝皆犯此五者女畏君之威聽其政聽國尊其

賚以賤事其長以幼事長養其親奉養五者所曰為國

也所謂今君在國有公女用兵焉以傷人不畏威也畏

者不奸國之紀專意殺戮不聽政也聽政者子皙上大

夫位女嬖大夫位而弗下之待之不尊賚也尊

者不幼而不忌無畏忌不事長也事長者兵其從兄兵

如此從父之不養親也養親者君曰稱公言余不女怨

殺言我不怨宥女日遠汝竄於遠地勉速行虜勉以速

行無重而罪無重去將行子南將逐子南子產咨

於子大叔大叔游吉也乃子南之兄子產咨問之焉大音太大叔曰吉不能

不云曲鈞是
云直鈞自是
周末文語

充身稱名答言我尚不能自蔽其身焉能充宗安能蔽游氏之宗乎於彼國政

也且彼之放逐乃非私難也非私難也非是以私意作難也子圖鄭國

惟鄭國之事汝為政而謀利則行之苟利於國又何必疑焉而咨於我

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蔡叔於郭鄰蔡叔於郭鄰

蔡上素曷反下如字夫豈不愛管叔見也蔡叔弟也周王室故也

所以殺之放之者為王室也吉若獲戾我若得罪子將行之汝亦當何存

於諸游何必顧游氏之族乎○晉侯有疾公病鄭伯使

公孫僑如晉聘鄭簡公使且問疾兼視叔向問焉問子產

享曰寡君之疾病言我晉君疾病卜人曰卜師實沈臺駘為崇

謂二神為之禍驗音台崇音粹史莫之知祝史無識敢問此何神也問

源流神之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長子

敘此二神

音遊音遊季子曰實沈實沈居於曠林二子處曠林之地不相能

也不相日尋干戈常常以相征討自相征伐后帝不臧帝克不善

商人是因商之先祖相土封於商丘之地主辰使之主祀辰星辰

○已上詳說互見襄公九年注遷實沈于大夏遷實沈居大夏之地主參使之王

參水星宿唐人是因堯之子孫襲封於大呂服事夏商

自唐虞歷夏及商世為諸侯其季世曰唐叔虞唐人之末世其君曰

叔虞非下文邑姜所生者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邑姜武王之后齊

胎也太叔成王之弟叔虞也大音太夢帝謂已邑姜夢見余命而子曰虞

我命汝子之名曰唐將與之唐將以唐人所封屬諸

唐人季世之君唐名也唐將與之唐將以唐人所封屬諸

參使託身於參星而蕃育其子孫令其子孫昌盛及生姜生子

參之上屬音燭而蕃育其子孫令其子孫昌盛及生姜生子

參之上屬音燭而蕃育其子孫令其子孫昌盛及生姜生子

參之上屬音燭而蕃育其子孫令其子孫昌盛及生姜生子

參之上屬音燭而蕃育其子孫令其子孫昌盛及生姜生子

參之上屬音燭而蕃育其子孫令其子孫昌盛及生姜生子

有文在其手曰虞

其手自然成文有字曰虞

遂而命之

遂命其名為虞及成

王滅唐

武王崩成王立遂滅唐季世叔虞之國

而封大叔焉

取其地以封弟叔虞是為

晉之始祖

故參為晉星

故參星為晉國之星不曰唐而曰由

是觀之

觀此源流

則實沈參神也

則知實沈是晉地也

參在申其

實沈

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

遠于各味裔音曳

玄冥師

為水官

生允格臺駘

昧生二子長名允格少名臺駘

臺駘能業

其官

繼其父業

宣汾洮

疏通二水

障大澤

障障大澤

呂處犬

原

以居太原

帝用嘉之

其及職

封諸汾川

於汾水

之地使

沈姒蓐黃實守其祀

四國臺駘之後守

由是觀之

則臺駘汾

汾而滅之矣

今晉王有汾川

抑此二者

然而此實沈

神也

則之臺駘是主

抑此二者

然而此實沈

不能降禍晉侯

山川之神

若臺駘為

則水旱疫癘之災

若國家有

於是乎崇之

於是崇祭山川以

日月星辰之

神

若實沈為

則雪霜風雨之不時

此若國家有

於是乎崇

之

於是祭祭日月

若君身

若晉君

則亦出入飲食哀樂

之事也

此等不節皆足

山川星辰之神

又

何為焉

之神臺駘山川

僑聞之

我之所

君子有四時

朝晝

聽政

聽國

晝日訪問

問政

夕日修令

修飭

聽政

聽國

晝日訪問

問政

夕日修令

修飭

於是乎節宣其氣

以此四時節之務使

勿使有所壅

氣於是乎節宣其氣

蔽湫底

壅謂瘴而不使行若土壅水也

蔽謂塞而不得

氣於是乎節宣其氣

不使有此四者

蔽

臣露其體

氣不宣散則飲食

茲心不

爽

體肅則神識亦弱

而昏亂百度

照察失宜而昏

今無

致使此心不明

昭公

昭公

昭公

乃壹之今晉君無乃惑於女則生疾矣所以宣散不僑

又聞之我之所聞又云內官不及同姓不以同姓之職其生不

殖若取同姓則生疾美先盡矣人於同姓相愛尤厚若

尤則相生疾然則美盡君子是曰惡之惡取同姓故志

日所以古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若買置媵妾而不知

卜而得吉必違此二者違避壹四時取古之所慎也古

之所甚男女辨姓辨別姓禮之大節也此乃禮中今君

內實有四姬焉今聞晉君內宮有姬其無乃是也乎所以

致疾者無若由是二者若因壹四時取弗可為也其則

疾非藥石四姬有省猶可若於四姬減省按御無則必

生疾矣如無戒省晉侯聞子產之言子產言曰博物君

子也稱其該重賄之厚其賄晉侯求醫於秦秦有良醫

秦伯使醫和視之秦景公使良醫曰疾不可為也醫和

公病不可治是為近女室因好女色以致此疾如蠱病如蠱

非鬼非食不由鬼神惑曰喪志惑於女色失其良臣將

死晉之賢臣不能救天命不祐天不公曰女不可近乎

平公言然則女對曰節之答言非不可先王之樂管如

樂也之作所曰節百事也所以限節故有五節謂宮商角徵

遲速本末曰相及其為聲有遲有速從本至末中聲曰

降中和之聲既成五降之後五聲罷不容彈矣不容更

彈平於是有煩手淫聲五降不息以手妄彈是謂煩手

惰墜心耳慢人之心塞人之乃忘平和使人忘失君子

北齊書三傳句解

卷三十三

死而無棺

弗聽也故君子不聽此淫聲物亦如之樂之有節至於煩煩亂乃

舍也已則姑舍之無日生疾則生疾也君子之近琴瑟

君子所以呂儀節也以為心之儀節也非日愆心也不以

慢其天有六氣其日下降生五味六氣合雜而生五行之

酸金味辛發為五色發見而為五色鹹色黑苦色徵為

土味甘也徵青聲角曰聲商黃聲宮也淫生六疾本以養人

周之過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此謂天分為四時六

之化分為春溫夏序為五節序此四時以為五行之節

熱秋涼冬寒之時過則為菑受用六氣有過度者

七十二日亦七分過則為菑則生六疾蓋音災下

同陰淫寒疾陰過陽淫熱疾陽過風淫手疾風過多則

雨淫腹疾雨過多則晦淫惑疾夜當安身近女過明淫

心疾晝當應事思慮過女陽物而晦時女常隨男故為

故為淫則生內熱蠱惑之疾以其陽物故過用則生內

則生蠱惑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言晉君惑於女色御之能無及

此乎故生出和告趙孟以答平公趙孟曰誰當良臣

問汝言良臣將對曰王是謂矣王稱趙孟曰王相晉國

汝自相國以於今八年併今年而晉國無亂無作諸侯

無闕無背可謂良矣非良臣和聞之吾之所國之大臣

國有輔榮其寵祿享盛祿以任其大節節大事以有菑

禍興國家將有而無歧焉大臣不能改必受其咎則必

咎今君至於淫呂生疾今晉君因將不能圖恤社稷將

於不能謀禍孰大焉孰大於此王不能禦能捨君心而

念其社稷禍孰大焉孰大於此王不能禦能捨君心而

禦止 吾是呂云也。良臣將成趙孟曰何謂蠱。問蠱之說對曰

淫溺惑亂之所生也。言溺於女色如溺水焉或亂於文

以其自 皿蠱為蠱。蠱字下皿上蟲器穀之飛亦為蠱積

而化之 飛蠱在周易。積諸周女惑男 巽長女在下艮少

亦名之日蠱。在周易。巽為風在下艮為山在上謂之蠱 此二者

少男 風落山。巽為風在下艮為山在上謂之蠱 此二者

之象故以名卦。鑿和 皆同物也。三說皆 趙孟曰良醫也

釋蠱之義有此三說。厚其禮而歸之。厚其贈賄 遺之歸秦

故稱其良。厚其禮而歸之。遺之歸秦

辛酉二年。癸亥 靈王 晉韓宣子來聘 宣子無忌之弟也趙武

者賀昭公即位且告已為政也。觀書於大史氏。魯之古 書藏於

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曰王也。

注解並見序文。盡。叔弓聘于晉。叔弓魯大夫報宣子

也。報韓宣子之聘晉侯使郊勞。聘禮賓至近郊若使卿勞辭曰

寡君使弓來繼舊好。言魯君使我來以繼舊好固曰女無

敢為實。魯君謂我云汝不得受徹命於執事。若君命得

執事。敝邑弘矣。魯國受賜大矣敢辱郊使。豈敢煩辱郊勞之

請辭郊致館。賓至使人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稱

勞之禮好使成。和好既合臣之祿也。乃已之敢辱大館

致此大節。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禮也吾聞之

曰吾之所謂忠信禮之器也。禮以忠信卑讓禮之宗也。卑

讓為之。辭不忘國。謂好忠信也。此叔弓先國後已謂始

稱敝邑之弘後見卑讓也。此叔弓詩曰民勞篇敬慎威

謂大稱臣之祿也。卑讓也。詩曰民勞篇敬慎威。

儀言人能恭敬謹慎於威儀之間曰近有德亦可謂近於有德矣夫子近德

矣此詩叔弓可當○鄭公孫黑將作亂黑子欲去游氏年

黑為游楚所傷故欲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叔子大

游楚所傷之瘡其疾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駟氏黑子

復作遂不果行其謀駟子產聞之懼弗及欲及其

以駟為氏子產在邲駟子產聞之懼弗及未作亂

也先乘遽而至乘傳車使吏數之使有司數千曰伯

有之亂伯有良霄也襄公三曰大國之事以國家共而

未爾討也未暇治爾有亂心無厭言汝好亂不國不女

堪國家不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此汝之昆弟

爭室去年六卿私女矯君位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太史書曰

為盟於薰隧七年子產是汝求加於六卿之上橋

詐君位也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三罪皆何呂堪

之所以不不速死若不速大刑將至言將加再拜稽首

子產拜受辭曰死在朝夕其死答言傷重無助天為虐天已

天為虐也子產曰人誰不死言人皆凶人不終命也惟

惡之人不得作凶事為凶人即為凶惡之入不助天

不助天其助凶人辜豈可助汝凶請呂印為褚師褚師

也子皙又請以其子子產曰印也若才言汝之子君

將任之鄭君曰不才若如汝將朝夕從女旦夕將從汝

音汝下同女罪之不恤汝罪當死而又何請焉又何力為不

速死司寇將至言將命刑官斷七月縊子皙自尸諸周

氏之衢陳其尸於通加木焉書其罪於木

氏之衢衢以示眾也加木焉以加于尸上

氏之衢衢以示眾也加木焉以加于尸上

氏之衢衢以示眾也加木焉以加于尸上

氏之衢衢以示眾也加木焉以加于尸上

氏之衢衢以示眾也加木焉以加于尸上

氏之衢衢以示眾也加木焉以加于尸上

氏之衢衢以示眾也加木焉以加于尸上

氏之衢衢以示眾也加木焉以加于尸上

嬖寵之喪今平公寵妾之喪不敢擇位不敢計擇而數於守適

而甲葬禮數比於正唯懼獲戾唯恐得罪豈敢憚煩豈敢畏其

嫡夫人適音嫡下同齊必繼室齊國必薦女今茲吾又

將來賀非久吾又來賀不唯此行也不特此送張趯曰善哉善

太叔吾得聞此數也吾幸而得此節然自今子其無事矣

今以後汝無譬如火焉火心星大火中大火見於寒暑

乃退季夏火星昏見於中而暑退此其極也極季冬寒

之能無退辱極則必退以喻晉將失諸侯將不得諸

侯求煩不獲無復甲賀二大夫退梁丙張大叔告人曰

張趯有知言假使張趯有智識知書智其猶在君子之後辱猶不得

不為晉隱諱之智也諱其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果如子大叔

也平仲曰寡君使嬰曰晏子傳齊君之言云寡人願事君願事朝夕

不倦早暮不敢倦息將奉質幣欲自奉質幣以曰無失時無失

之時則國家多難難以國家多患是曰不獲不得不腆先君

之適適有不厚先君之意曰備內官以備宮中焜燿寡人之

望望照明已之意則又無祿少姜又早世嗟命年少寡人

失望遂失初君若不忘先君之好若若不忘齊先惠

顧齊國惠然顧我齊國辱收寡人肯辱收徼福於太公丁公而

福於齊之照臨敝邑以照臨我齊國鎮撫其社稷而鎮定撫安

則猶有先君之適猶有先君所適及遺姑姊妹及其餘非

者若而入言如常人不君若不棄敝邑棄我齊而辱

使董振釋之振整而選擇其可者曰備嬪嬙以備晉君

之適適音適及遺姑姊妹及其餘非

者若而入言如常人不君若不棄敝邑棄我齊而辱

錄亦腹淨然大約是左氏

辭命

音貧 寡人之望也 乃我之所望於晉也 韓宣子使叔向對曰 晉

起使羊 音墻 寡君之願也 言晉君正願如此 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

之事 晉君不能自治 未有仇儼 未有配偶仇儼音抗儼音麗 在縑紵之

中 時平公為少姜行夫 是以未敢請 所以未敢 君有辱

命 今齊君辱賜命 惠莫大焉 其恩惠莫大於此矣 若惠顧敝邑 齊若惠然顧我 撫

有晉國 而撫存 賜之內主 以治內政 豈惟寡君 君受賜

舉羣臣實受其貺 舉不羣臣皆與受賜焉 其自唐叔曰下實寵嘉

之 唐叔無不寵賚嘉美之也 既成昏 昏禮 晏子受禮 晏

何如 問齊國 晏子曰此季氏也 齊之末世 吾弗知 不知

齊其為陳氏矣 但知齊國必為陳氏所有 公棄其民 齊君不恤其民 而歸於

陳氏 民心皆離而 齊舊四量 量斗斛之總名 豆區釜鍾

此齊舊日四量 之名也 四升為豆 四升之量 各自其四 豆 釜登於

釜 區豆為區容六斗四升 釜十則鍾 容六斛 陳氏三量

皆登一焉 區容一斗以齊之五升為區 鍾乃

大矣 釜十為鍾則 曰家量貸 陳氏以其家之量貸 而曰

公量收之 而以齊之舊量收民 山木如市 在山之木弗

加於山 但如在 魚鹽蜃蛤 海之雜物往賣於市 弗加於

海 但如在 民參其力 民力所得財賦 二入於公 其二分

室而衣食其一 民之所得為衣 公聚朽蠹 聚齊之倉庫積

無而三老凍餒 中壽下壽也 屢賤踊貴 屢賤也市中屢賤

之諸市 諸市皆謂 屢賤踊貴 屢賤也市中屢賤

造語絕工如
誦如誦不說
原因祇舉見
在其奇其
方學其味添
其色古又別
是一種調法
於古今而少
雙在傳中亦
券二

北齊三傳句解 卷十四 昭公

民人痛疾齊人苦於公虐政也而或煥休之陳氏乃或煥休其痛而念之也煥休

喻反休煥喻反其愛之如父母民愛陳氏如愛其父母也而歸之如

流水民歸陳氏如流水之就下欲無獲民陳氏雖欲不得民心將焉辟之自不能逃

也薛音避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四人皆舜之後陳國許宜反其

相胡公大姬已胡公四人之後陳始封之君也在齊矣大姬周女胡公之妻也言齊將

胡公大姬神靈已在齊矣相去聲大音大叔向日然言

是也子之言雖吾公室雖我晉公室今亦季世也今亦當未世矣戎馬不

駕戎車不復駕馬卿無軍行卿無所將之軍此言晉衰公乘無

人公乘謂為御為右者非無人也不得其人也乘去聲卒列無長百人為卒非無長也

也卒子忽反庶民罷敝百姓勞苦罷音皮而宮室滋侈公之宮室益加

後道瑾相望餓殍者相望於道路瑾音覲而女富溢尤嬖妾之家其富尤甚民

開公命百姓之命如逃寇讐如避寇賊與仇讐然欒郤胥原狐續慶

伯降在阜隸人姓皆晉大族政在家門政令散在民無

所依百姓無所憑藉君日不悛晉君日復一日樂恬憂以貪逸樂而優

樂憂禍樂音洛公室之卑晉之公室卑弱其何日之有言其卑弱不久讒鼎之

銘曰讒鼎疾讒之鼎也鑄鼎為銘者未審何人昧且不顯言人君每日早後

世猶怠後世之君猶有懈怠於政事者況日不悛况今晉君日不悛改其能久乎

言公室卑弱將不晏子曰子將若何言汝將何以免此難叔向日晉之公

族盡矣言晉國公族於聞之我之所聞有云公室將卑公室之將卑弱

也其宗族枝葉先落宗族國君之枝葉也公族將滅以是枝葉先落則公從之

君為根本必存不能以獨存於之宗十一族叔向羊舌氏名胙其先祖

未詳所唯羊舌氏在而已今十族盡公僅於又無子無

出何公昭公

前語取車此
只因即肯舞
殿四字遂詳
述更宅首尾
却更疏動活

賢公室無度公室淫侈無有法度幸而得歿得善終豈其獲祀未

有子孫得承承祀者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先是齊景公欲為

宅更曰子之宅近市景公言波之所居湫隘囂塵其宅

而隘且且有喧囂塵土不可且居不可得請更諸爽塏謂晏

者請為改居於爽明辭曰不願君之先臣容焉謂晏

子之先人也言我臣不足且嗣之我之無德尚不於臣

先人已容居於此且小人近市况我小人也其朝夕

後矣我所得居先人之且小人近市居近於市并敢煩里

得所求有所買求無小人之利也此乃我小人敢煩里

旅豈敢煩勞里公笑景公笑曰子近市言波所識賢賤

學知物價對曰既利之言已既以敢不識學豈敢不公

曰何賚何賤問何物賤於是景公繁於刑當是時景公

有鬻踊者有作刑者之履故對曰踊賢履賤故晏子答

賤耳賤已告於君傳言晏子既以此踊貴故與叔向

語而稱之故與叔向同宴景公為是省於刑齊景公因

於是用刑減省為去君子曰仁人之言言仁者之人其

利博哉其利及民晏子一言晏子發一踊而齊侯省刑

景公感悟而省刑晏詩曰巧言篇君子如祉如行也祉

子行亂庶遘已則禍亂庶其是之謂學言晏子之言可

及晏子如晉謂今往晉公更其宅景公乃為反則成矣

歸則其既拜晏子既拜乃毀之乃折之而為里室里室里

也皆如其舊景公本毀里室以復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使

室還舊居者且諺曰引俗諺之非宅是卜言人之謀

此等議論發
揮在此傳頗
以此固是文
說源本

此等議論發
揮在此傳頗
以此固是文
說源本

此等議論發
揮在此傳頗
以此固是文
說源本

此等議論發
揮在此傳頗
以此固是文
說源本

其宅之唯鄰是卜可與為鄰否二三子先卜鄰矣言復

之居於此者其違卜不祥居必不祥矣君子不犯非

禮所以為君子者不當毀人舊居以犯非禮小人亦犯不祥違卜遷居以犯

不古之制也此乃古法也吾敢違諸辜豈敢違古之制使也

○鄭伯如晉鄭簡公公孫段相段字伯石相鄭甚敬而

卑其恭敬而禮無違者禮無失晉侯嘉焉嘉美授之呂策

授以賜曰予豐有勞於晉國言伯石之功於晉國余聞而弗忘

我聞其事賜女州田賜汝以州縣呂昨乃舊勳以福汝

才故反伯石再拜稽首謝晉侯之命受策呂出受其書君

子曰禮其人之急也言我莫伯石之汰也伯石為人

一為禮於晉禮於晉猶荷其祿尚蒙賜川況呂禮終

始虜况終身行禮者乎為○鄭罕虎如晉告曰罕虎

楚人日徵敝邑言鄭若不朝立王之故楚靈王既篡立日日

音敝邑之往言鄭若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

則恐晉國責鄭其不往則宋之盟云則魯襄二十

之鄭君使我以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

寡君言鄭君若在楚何害楚無害修宋盟也蓋是修前

盟者免君若不有寡君鄭君設若雖朝夕辱於敝邑雖

朝於晉寡君猜焉我晉君猶疑汝君實有心鄭君苟誠

何辱命焉雖欲往楚君其往也無慮也往苟有寡君苟

乃神
漢入此境

乃神漢入此境

心於我晉。在楚猶在晉也。猶往朝楚也。○齊侯田於莒。莒齊之東境也。

也。盧蒲癸見。癸慶封之黨。齊之計慶氏也。泣且請曰。癸

齊侯泣。余髮如此種種。言我之髮種種。余奚能為焉。言已年老

不能為害。公告二子。景公以告子尾。子尾欲復之。欲令

不許。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言幣雖老而其或寢處我

矣。言其志在害我也。先是子尾子雅怒慶封。告盧蒲癸。癸對曰。警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故子雅有是言。○

齊公孫竈卒。齊子也。晏子曰。惜也。聞其歎之。子旗不免始哉。

矣。子旗子雅之子也。言其不免於危。始也。為十年陳氏逐樂高張木。姜族弱矣。齊姜姓公

而媯將始昌。陳氏本媯姓。今方始昌。盛媯力危反。二患競爽猶可。謂下

危哉。言齊必為危。陳氏所為。又弱一个焉。今子雅歎又姜其

言二子強明由自可也。

癸亥四年。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楚靈王欲會諸侯。使椒舉往。晉求之。

椒舉致命。致命。靈王之命。曰。寡君使舉曰。使楚君。曰。君有惠。

見也。言諸侯從晉者。使見於楚。從楚者。使見於晉。蓋宋之盟云。見音現。呂歲之不易。

國年來多寡。君願結驩於二三君。楚君欲與諸侯結好。使舉請開

假寵。目請於諸侯。欲借晉之威。晉侯欲勿許。晉平公

馬侯曰。不可也。司馬侯女叔齊。楚王方侈。楚王方天或者

欲逞其心。天意或欲逞其心。呂厚其毒。使其毒。日其而降之罰。

知也。恐天意如此。其使能終。能保其終。亦未可

知也。又恐天意如此。其使能終。能保其終。亦未可

知也。又恐天意如此。其使能終。能保其終。亦未可

知也。又恐天意如此。其使能終。能保其終。亦未可

知也。又恐天意如此。其使能終。能保其終。亦未可

辨命

妙論

左氏常謂

左氏常謂

七

與爭不可與君其許之吾君但可而修德君待其歸

其德以待若歸於德若楚君終吾猶將事之雖晉猶

諸侯何况諸侯誰若適淫虐於淫虐歟楚將棄之

猶叛之吾又誰與爭又何必與公曰晉有三不始言我

危之事其何敵之有誰敢與國險而多馬險一不殆也

地多產馬齊楚多難此二國多篡弑之難晉獨無之有此

三者有始也何鄉而不濟無所往而不克對曰恃險與

馬答言若憑恃其而虞鄰國之難又虞度齊是三殆也

此三者皆可四嶽東嶽泰山南嶽衡山三塗太行轅轅

陽城山名滄大室中嶽嵩山荆山荆豫二中南終南九

州之險也此皆九是不一姓立國於此險地者夫豈

之北土冀州北境馬之所生其地無與國焉未聞其地

恃險與馬不可豈為固從古居然古

如是呂先王務修德音所以先代聖王呂享神人幽則

於神明則不聞其務險與馬也以上言險與鄰國之難

鄰國或有不可虞也不可虞度或多難呂固其國又因

以安固啓其疆土且開闢或無難呂喪其國或因無難

失其守宇自失其所若何虞難如何可以齊有仲孫

之難莊公九年齊公而獲桓公因此得立桓至今賴之

齊至今晉有里不之難僖公九年晉里克不鄭而獲文

公因此得立文是呂為盟主晉國遂王衛邢無難本無

篡弑敵亦喪之邢公二年狄滅衛故人之難國之難不可

之難公而霸諸侯是呂為盟主諸侯之盟衛邢無難本無

北... 昭公

虞也不可虞度之也以上恃此三者恃險與馬而而不

修政德君不修德亡於不暇雖救危人又何能濟豈能

向而君其許之再言以紂作淫虐昔商紂淫文王惠和

周文王惠殷是日隕商紂以周是日興文王以夫豈爭

諸侯文王之興豈嘗乃許楚使乃許使叔向對曰寡君

有社稷之事言我晉君以是日不獲春秋時見所以不

朝楚見諸侯君實有之諸侯即楚何辱命焉何煩遣椒

舉遂請昏蓋楚遣椒舉時晉侯許之又許楚子問於子

產曰時子產從鄭伯晉其許我諸侯虜言我求會諸侯

對曰許君言必許晉君少安晉君安於少不在諸侯其志

諸侯其大夫多求諸臣又莫匡其君無正救在宋之盟

往日之盟又曰如一又有交相若不許君若不許將焉用

之安用宋之盟王曰諸侯其來虜又問諸侯對曰必來

言諸侯也焉於虜反從宋之盟從宋國承君之歡承楚君不畏大國

無所畏何故不來何為而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

虜又問我意所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言求人必逞之

與人同欲盡濟若與人同欲則○大雨雹電雨米也兩

反季武子問於申豐曰武子季孫宿雹可禦虜問雹之

以止對曰聖人在上無雹言聖君在上雖有不為災假

有之不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陸道也謂夏十二月周

宿道其時水西陸朝覲而出之夏三月周五月日行畢乃

堅可以藏之星朝見東方其藏冰也日在北深山窮谷

也其時可以出水觀音狄其藏冰也陸時

北陸朝覲而出之畢乃西陸朝覲而出之日在北深山窮谷

引古收屋若
六語然若有
餘味

詳金

此受其後

仿語拙何
之致

與故可存文
則排而率易

北陸朝覲而出之

畢乃西陸朝覲而出之

陸時

日在北

深山窮谷

山遠而難窮故言深固陰互寒也互音互於是虜取

之深山窮谷牢陰閉寒取此積陰也互音互其出之也日在酉朝

之祿位朝廷之臣食祿實食喪祭虞客享食公於是虜

用之凡此皆得用水其藏之也黑牡秬黍黑牡黑黍也

棘矢以桃為弓以棘為箭也呂除其災將以水奉至尊故用祭

寒而藏之祭司寒獻羔而啓之仲春夏之二月公始用

之君先用水火出而畢賦夏三月火星初見時其藏之

也周藏水其用之也徧乃盡頒賦當受水者其藏之

陰夏不春無凄風春無秋無苦雨秋無雷出不震雷發

不為不為無留霜電無雷霜以為災若噴霜癘疾不降癘疾

所為故以癘疾為不降癘音例民不夭札無遭癘疾而夭也者今藏川

池之水言今不藏深棄而不用自君用水外他者皆風

不越而殺風不以理亂散雷不發而震雷不徐緩動物

電之為苗積陰不散故誰能禦之誰有能禦○楚子合

諸侯于申晉人許之諸侯皆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

侯無歸言諸侯不禮曰為歸唯有禮者今君始得諸侯

為諸侯盟王今吾君初得其慎禮矣所當謹霸之濟否霸業之成在

此會也決於此楚子示諸侯侈自為奢侈椒舉曰夫六

王二公之事六王之命武王孟津之會成王叔陽之蒐康王

也皆以禮諸侯所由用命也故諸侯皆夏桀為仍之會

也示諸侯

六王二公事
齊已舉故於
於補三太法
宜然此亦
八其具骨之

以十年却作
楚意斷自
是文字波瀾

此等語
必安懸方

事奇

批點左傳句解

夏桀會諸侯於東夷之黎

有緡叛之緡國之君因此商紂為黎之蒐

東夷叛之東夷之國因此叛紂周幽為大室之盟

也此三君者皆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曰汝

而示之以修今吾君會諸侯而示之以修汝無乃不濟虜

子產見左師曰左師宋也吾不患楚矣言我不以汝而復

諫楚君汝後而很矣不過十年其強盛不過十年之期左師曰然

以為然向戌亦不十年後言楚君若非十年之期其惡不遠則其惡不

遠惡而後棄則人棄之善亦如之為善者亦須十年之久德遠而

後興然後德及遠○楚子呂諸侯伐吳因會而以諸侯之兵伐吳

朱方朱方吳邑名克之其破城執齊慶封慶封以襄公二十八年奔吳而予之朱方

至是為楚所執而盡滅其族果如叔孫穆子所言將戮慶封

而加之刑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言自已無瑕

罪慶封唯逆命慶封惟逆命崔氏不順君命是曰在此所以被其肯

從於戮虜揚使使惡聲焉用之安用戮之為王弗聽不從椒

斧鉞使慶封自負斧鉞呂徇於諸侯諸侯之罪以為使言曰無或

如齊慶封言無得有齊弒其君崔杼弒莊公弱其孤

幼慶封亦聲楚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言無得有齊

圍共王之罪弒其君兄之子麋靈王弒太子麋乃其

而代之弒其君而篡其位呂盟諸侯又為會而王使速殺之惡其

此皆二事
昭公

之罪播於諸侯故也 ○鄭子產作丘賦九夫為井十六井為丘每丘當出馬一匹牛三頭子產以鄭事晉楚賦役繁多故於牛國人謗之毀之曰其父死於路 國將若之何國人將 子寬曰告國之謗告子產 子產曰何害言雖謗苟利社稷可 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我聞人之行善事者故能有濟所以能 民不可逞其志 度不可改法不可以 詩曰禮義不愆言苟於 何恤於人言雖有謗言 吾不遷矣子產自謂惟濟 而遷移也君子作法於涼 涼薄也言君子立其法猶食其

寔然於公

流尚有會作法於貪 今子產立法取敝將若之何 其未求之弊如之何者 姬在列者諸侯者 蔡及曹滕其先亾虐國 必先諸侯而亾偏而無禮 蓋以蔡偏於楚曹滕偏於鄭鄭國必先 偏而無法蓋以鄭偏於晉楚 政不率法今子 前代之法而制於心 民各有心必不服也 何上之有何以久居 ○叔孫穆子使豎牛為政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 也淫於庚宗之婦人生子名牛 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叔孫疾急 豎牛使豎饋子个个東西廡也豎牛欲餓死叔 卒豎牛竟 牛立昭子而相之昭子弟之庶子也各婦豎 輔相之相去聲

賞不罰私怨不當以於已有○公如晉魯昭公即位自始朝于晉

郊勞至于贈賄諸侯相朝聘其來有郊勞之禮其去有贈賄之禮無失禮

昭公無禮者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虐晉平公善昭公

之知禮者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虐晉平公善昭公

言何為對曰魯侯不亦善於禮無違者魯君無失禮者

何故不知豈可謂禮對曰是儀也若禮之儀也不可謂

禮非禮之禮所曰守其國國以禮而能守行其政令政令以無

失於民者也如此以禮而固結其心今政令在家今魯之政令出

於大夫不能取也而魯君不能取之也有子家羈羈伯也言魯有

子家羈弗能用也而魯君不能取之也奸大國之盟奸犯晉楚弭

于陵虐小國元年伐邾利人之難去年因魯亂而取不知

其私不自知公家四分時三家盡征其民民食於他魯

仰食於三家與民無異思莫在公羣臣思慮無在不圖其終皆不

圖謀為國君言昭公為君難將及身將有禍難不恤其所

不知憂禮之本末所謂禮之本末而屑然言善

屑然習儀曰亟魯君不知禮之本末而屑然言善

於禮今吾君乃稱不亦遠序必乃遠君子謂叔侯於是

乎知禮時晉平公亦失政故女○晉韓宣子如楚送女

去年椒舉為楚靈王求昏晉叔向為介之副使鄭子皮

疾許之至是韓起往送女叔向為介之副使鄭子皮

子大叔勞諸索氏索氏地名也使大音太大叔謂叔向曰

楚王汰侈已甚言楚靈王驕子其戒之汝適楚國當知

叔向曰汰侈已甚答言楚君果身之災也適足以自辱

昭公

能及人不能害人若奉吾幣帛若奉吾晉國幣帛慎吾威儀

謹吾為使者守之曰信以誠信行之曰禮以禮文敬始

而思終敬以為始必思終無不復自始至終無有從而

不失儀吾可象之儀敬而不失威吾可畏之威道之曰

訓辭聖人教訓之辭奉之曰舊法聘使舊故之法考

之曰先王以通意道度之曰二國度晉楚之勢以行

雖汰侈雖楚王若我何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

夫靈王受羣臣之曰晉吾仇敵也言晉與楚苟得志焉

夫也宣子上大夫也若吾曰韓起為閹欲別韓宣子之曰

羊舌肸為司宮叔向以官刑而足曰辱晉如以此足以

吾亦得志矣亦可以可虜問羣臣如大夫莫對羣臣莫

遠啓疆曰遠啓疆楚大夫可將欲諫之苟有其備吾

苟能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辱平常之

備况欲辱是曰聖王務行禮所以古先聖

行禮未嘗求朝聘有珪朝聘之禮使者執享

類有章主君設酒食以享賓賓則小有述職小謂諸侯

子以述大謂天子也設机而不倚雖設

不職諸侯以察其功績設机而不倚雖設

机音几爵盈而不飲雖酌酒而不敢飲宴有好貨王

宴音几以貨財為殮有陪鼎設熟食則有加鼎入有郊勞

勞之入也則有郊出有贈賄賓之出也則禮之至也凡

之至禮也國所務國家之敗有禍敗者失之道也失此朝聘

培非以是看

三

昭公

則禍亂興則禍亂由之以興起也○以上言聖王行禮

城濮之役晉敗楚於城濮晉無楚備不備楚勝而臣敗於

邲所以宣公二十年楚邲之役楚人楚無晉備楚恃勝

備臣敗於邲所以成公十六年晉自邲臣來戰以來

晉不失備晉不恃勝而加之臣禮加之有禮重之臣睦

重之以君臣之是臣楚弗能救不能報而求親焉與晉

既獲姻親既得與晉又欲恥之臣必欲刑其二臣召寇讐

是召晉使備之若何言何以誰其重此重於此者若有

其人若楚果有賢恥之可也若其未有賢人君亦

圖之吾君當晉之事君今晉所以臣曰可矣可謂盡矣

求諸侯而麋至求盟諸侯而諸侯求昏而薦女求焉昏

送女君親送之晉君親自上卿及上大夫致之使宣子

猶欲恥之如此而猶君其亦有備矣切料吾君不

然若其無備奈何晉人若喪韓起羊肸子叔向二人者

奮其武怒必將發其威氣曰報其大恥報此大恥而伯

華謀之叔向之兄羊舌中行伯魏舒帥之荀偃之子也

魏舒魏獻子魏絳之子其蔑不濟矣何所向君將臣親

易怨吾君將變姻實無禮以速寇無禮以速寇仇而未

有其備晉人來討又使羣臣往遺之禽徒使我羣臣臣

逞君心以求逞快何不可之有故以此語終之曰王曰

不殺之過也謙稱不殺言此大夫無辱以謝厚為韓子

禮厚待韓起王欲赦叔向以其所不知靈王欲難叔向以不

禮厚待韓起王欲赦叔向以其所不知靈王欲難叔向以不

禮厚待韓起王欲赦叔向以其所不知靈王欲難叔向以不

其相庶然
其左氏常

去而不能王之所問叔亦厚其禮待之厚○楚子伐吳靈楚

王以陳蔡等吳子使其弟蹇由犒師蹇由犒勞楚師蹇

君偉楚人執之將曰擊鼓將殺之而取王使問焉

使人問曰女卜來吉虞言汝卜來犒對曰吉寡君

聞君將治兵於敝邑我君聞楚君將卜之曰守龜

龜卜之曰速命龜余亟使人犒師請行言我急使曰

觀王怒之疾徐往觀楚王之威而為之備先為之備尚

克知之命龜之辭止此龜兆告吉得吉曰克可知也其事

必可君若驩馬好逆使臣此下乃蹇由自言云楚君若

預知滋救邑休始是則吳國必以為楚怒不疾而忘其死

休始而忘無日矣如此則吳之今君奮焉震電馮怒

今楚君乃奮然虐執使臣將曰擊鼓將殺我以擊鼓

盛怒而震雷電則吳國必以為楚怒敝邑雖羸吳國雖

則吳知所備矣疾甚乃早為之備矣敝邑雖羸吳國雖

危若早修完若先事而備其可曰息亦可以止難易有

反為之有備易去聲可謂吉矣如此可謂且吳社稷是

備為之有備易去聲可謂吉矣如此可謂且吳社稷是

卜况吳之所卜者乃豈為一人非問我一人之使臣獲

擊軍鼓我破殺而得而敝邑知備而吳國知曰禦不虞

以抗禦不可其為吉孰大焉孰大於此國之守龜守國有

虞度之變龜其何事不卜無一事一臧一否或吉或凶其誰能常

之不可城濮之兆之戰楚得吉卜而敗其報在邲其吉

報效於邲之戰也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吳將

楚意如邲戰乃弗殺靈王聞此言是行也謂楚吳早設

氣甚狂意甚
巧細看亦儘
精附但草上
看去翻覺未
盡錄裁此是
練詞宋入妙
故

此古三傳句解

五

備吳人早楚無功而還不能勝吳呂蹶由歸執蹶由而歸楚

蹶由張本

乙丑六年秦哀公元年是歲鄭人鑄刑書子產

虞於子子始者惟度今則已矣今乃止矣昔先王議事子產呂制

心也民知爭端矣猶不可禁禦然猶不能是故閑之呂

義所以防民以糾之呂政使無不正政行之呂禮盡力而

守之呂信謹守而勿奉之呂仁奉此仁心制為祿位

斷有呂威其淫所以威其懼其未也然猶恐其故誨之

呂忠故又中心之聳之呂行舉善惡之行教之呂務

之上猶且廣求聖哲剛察之官求明察之才忠信之長

任使也君親上故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於是寧可

民知有辟法以罪已曲法以施恩則不忘於上後於法

而民不皆有爭心爭生與上日懲於書於法書而微幸

夏有亂政政既亂而作湯刑乃取禹時所斷獄制商有

亂政既亂而作湯刑乃取禹時所斷獄制周有亂政

亂政既亂而作湯刑乃取禹時所斷獄制周有亂政

亂政既亂而作湯刑乃取禹時所斷獄制周有亂政

亂政既亂而作湯刑乃取禹時所斷獄制周有亂政

亂政既亂而作湯刑乃取禹時所斷獄制周有亂政

亂政既亂而作湯刑乃取禹時所斷獄制周有亂政

亂政既亂而作湯刑乃取禹時所斷獄制周有亂政

亂政既亂而作湯刑乃取禹時所斷獄制周有亂政

亂政既亂而作湯刑乃取禹時所斷獄制周有亂政

亂政既亂而作湯刑乃取禹時所斷獄制周有亂政

亂政既亂而作湯刑乃取禹時所斷獄制周有亂政

亂政既亂而作湯刑乃取禹時所斷獄制周有亂政

亂政既亂而作湯刑乃取禹時所斷獄制周有亂政

亂政既亂而作湯刑乃取禹時所斷獄制周有亂政

亂政既亂而作湯刑乃取禹時所斷獄制周有亂政

雖是名文
字却不為上

此處頗率而
沉

此下稍腹錄
論得精詳亦

既而作九刑乃取文武時所斷獄制三辟之興禹刑湯

刑也皆叔世也皆非盛世事也末世曰今吾子相鄭國

自子產相作封洫產使田有封洫立謗政四年子產作

之制參辟政之法鑄刑書而鑄刑將巨靖民以此而

國不亦難辱豈不難乎詩曰我將周頌儀式刑文王之德儀

也式用也刑法也言日靖四方故能日有安又曰又大

王篇儀刑文王言善用其法萬邦作孚故能為萬如是

若如詩何辟之有何用刑民知爭端矣今民既知爭

將棄禮而徵於書必將違禮罪錐刀之末雖刀之末

以喻將盡爭之言將盡爭亂獄滋豐亂

細事將盡爭之罪也蓋子忍反到去聲終子之世終

之獄愈賄賂竝行富者將行賄賂以戒終子之世

見其盛賄賂竝行其巧偽逃罪之計以戒

鄭其敗壞鄭必有於刑之稱名言我之國將亡國家

必多制必數改其此之謂虐此言蓋子復書曰子產

向書若吾子之言言誠如僑不才稱名謙不能及子係

不能為若吾子之言救世也姑以救既承命承教命敢忘

大惠亦不敢忘韓宣子之適楚也去年送楚人弗

逆不使人出公子棄疾及晉竟棄疾楚共王子也是為

至於竟晉侯亦將弗逆叔向曰楚辟我東言楚

邪音僻以其正若何效辟而效其邪詩曰角弓篇爾之教

矣上所教民胥效矣不相效從我而已言當使焉用效人之

辟何為而效楚人書曰逸聖作則法於天下無寧言寧且善

人為則無寧寧也言寧而則人之辟乎而可以法人匹

人則曰不可不挂不可作則匹夫

雖小臣亦四轉我衷從我

夫為善平常之人民猶則之民猶取之況國君况吾

一國之君平晉侯說悅叔向之乃逆之乃使人出

丙寅七年紀平公元元年是歲衛襄公楚子之為令尹也靈

尹時為王旌曰田借為楚王之旌用芋尹無宇斷之芋楚

誰堪之以楚國何及即位靈王既為章華之宮築宮而取

納亾人呂實之有罪而逃亾者無宇之闔入焉無宇之

入宮焉刑人守無宇執之有司弗與守王宮之官司曰執

入於王宮王宮而執之其罪大矣無宇辭曰天子經畧

而見靈王王將飲酒飲也無宇辭曰天子經畧

天子經畧天下諸侯正封內使有定分古之制也

之法封畧之內諸侯封內何非君土為君之土食土之

也食其土地所誰非君臣無一民不天有十日日甲人

毛生之物者誰非君臣無一民不天有十日日甲人

有十等自王下所曰事上十等之人遍事上所曰共神

也上者至尊所供祀事故王臣公臣者以之為臣也下

之總公臣大夫扶成人也大夫臣士庶事也士臣阜

阜謂造成事阜臣輿輿衆也謂佐輿臣隸隸謂隸屬

臣僚僚勞事也僚臣僕僕勞事也漢臣臺臺給臺下役

人之馬有圍養馬牛有牧養牛曰待百事待此皆以今

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無宇述有司將焉執之如此

所執之周文王之法曰立法云有亾荒閱荒大閱蒐也

當大蒐其所曰得天下也此周文王所以吾先君文王

衆以執之

北齊書卷之三

謂楚作僕區之法僕隱也區匿也為隱也曰盜所隱器

得之器者隱匿盜所與盜同罪其罪與所曰封汝也此楚文王

至於若從有司今若從有司之言是無所執逃臣也則逃臣不可

得而逃而舍之臣僕逃也是無陪臺也則將相效而皆

陪臺之王事無乃闕事何以供昔武王數紂之罪周武

泰誓篇數紂罪數上聲曰告諸侯以播告於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

主言天下罪人逃匿者萃淵藪集而歸之如魚入深淵

故夫致死焉故人人皆致死君王始求諸侯五君初求

主而則紂乃法紂無乃不可虐必不可得若曰二文之

法取之若以周楚二文盜存所在矣言王區盜與王曰

而臣曰往言取汝而去盜有寵若我為盜而欲取之

未可得也未可得也遂赦之赦無○楚子成章華之臺

於章華宮方成願與諸侯落之欲會諸侯而大宰遠啓疆

為楚太宰曰臣能得魯侯魯君使來遠啓疆來召公

召昭辭曰啓疆致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

嬰齊楚令曰述成公命子吾不忘先君之好言我不忘

楚和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將使公衡以鎮撫其社稷

好去聲將使衡父照臨楚國來照臨楚國

而鎮定曰鞞南民而鞞安寧嬰齊受命于

楚國社稷嬰齊受命于

蜀時子重伐魯魯使孟孫往賂之公衡為質奉承曰來

自子重受盟于蜀故言如此事在成公三年而致諸宗祧以此言

公之命以宗廟遠日我先君共王引領

之祧廟遠日我先君共王引領

音日日月日累月翼翼傳序相授我楚先王以次序

之禘廟遠日我先君共王引領

之禘廟遠日我先君共王引領

辭命

一味要語

文假工但稍
傷煩得則數
語當更妙

於今四王矣四王謂共王康王嘉惠未至未蒙魯君親至唯襄

公之辱臨我喪此康王卒時襄公親孤與其二三臣悼

心失圖其時我楚君臣以君喪社稷之不皇及楚之社

况能懷思君德而况能念思今君若親步玉趾君若

肯親奉辱見寡君辱來見寵靈楚國以恩寵威靈臣信

蜀之役以明受命于致君之嘉惠致善君之是寡君

受貺矣是楚君既受何蜀之敢望不敢望如蜀之其先

君鬼神實嘉強之維先君之靈猶豈唯寡君不特我君

君若不來魯君若使臣請問行期我請問魯以寡君

將承質幣於楚君將奉承質而見于蜀而見魯君于往

見音日請先君之貺以請先君成公之公如楚昭公畏楚

鄭伯勞于師之梁鄭簡公勞昭公孟僖子為介伯之子

仲孫獲也相不能相儀不能輔及楚昭公不能答郊勞

昭公以往不能相儀相禮儀及楚昭公不能答郊勞

楚人郊勞僖子又不能答也為下僖○四月日有食之

晉侯問於士文伯曰文伯晉大夫各句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

不臧者何也見小雅十月之交有此對曰不善政之謂

也答言所謂不臧者國無政國家無不用善不用善人則自

取謫于日月之災則謫見于天而日故政不可不慎也

所以為政一日擇人擇賢人二日因民因民三日從時

順四時之所務也三○晉人來治杞田襄公二十九年

者為政之大務也○晉人來治杞田女叔侯來治杞

田不盡歸也至季孫將曰成與之成孟孫氏之邑也本

是復來治焉○晉人來治杞田女叔侯來治杞

以與謝息為孟孫守時謝息為孟孫守不可不肯以

此點在傳可辨

昭公

曰人有言曰言人有常言雖有挈鉢之知餅汲水器也

之小智識守不假器為人守此汲器尚不禮也為王

者知音智夫子從君今我孟孫從而守臣喪邑而我為之家

如此守去聲雖吾子亦有猜焉疑我之不忠也季孫曰君之

在楚季武子言我於晉罪也以魯為罪而治杞田故又

不聽晉命今又不聽晉魯罪重矣則魯之罪重矣晉師必至必

以兵討魯吾無以待之魯必無不如與之不若以聞晉而取

諸杞杞以取之吾與子桃與我孟孫成反至

復得成誰敢有之必復得成孟孫益邑孟孫又多得一邑子何病焉

於汝又何害焉乃遷于桃於是謝息遷于桃○楚子享公于新

臺魯昭公既至楚楚靈好曰大屈大屈弓名以為燕既

而悔之悔以弓遠啓疆聞之遠啓疆楚大夫聞拜賀賀

公得公曰何賀問何故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答言

此引也寡君無適與也我楚君未知適而傳諸君今魯

得之傳君其備禦三鄰言三國將伐魯而慎守寶矣幾

可以謹敢不賀虜君所以賀公懼言而恐乃反之楚王

守此寶故以其弓還之○子產為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

非其子豐施因子產以納其田於韓起為去聲曰日

而賜之州田而賜以州今無祿早世今段既無不獲久享

君德不得久享其子弗敢有其子豐施不不敢曰聞於

命晉君之德

此下三事俱子產聘晉時

所論說因而晉故

此書元其子耳

此書元其子耳

談論文机全
典戰國相似
但鍊維洪稍
異耳

君又不致以其私致諸子故敢私以其宣子辭韓起子

產曰古人有言曰人之所言其父析薪折木以為薪其

子弗克負荷而為之子者不能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

之祿今豐施無德恐不堪受其父之祿其況能任大國

之賜何況能堪受晉縱吾子為政而可縱使汝為執政

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若後人繼汝為政者以鄭

亦音敝邑獲戾鄭亦得而豐氏受其大討豐施之家必吾

子取州今汝肯是免敝邑於戾則鄭國得而建置豐氏

也而豐施免受大敢曰為請故敢請宣子受之乃受

鄭人相驚曰伯有伯有良齊也襄公三十年鄭人曰伯

有至矣言其則皆走皆畏不知所往驚畏錡刑書之歲

二月鑄刑書或夢伯有介而行或人夢見伯有曰壬子

言此年在去余將殺帶也我將取剛帶而殺之明年壬寅

之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又將取公孫段而殺及壬子至去

月三日應殺帶駟帶卒之夢齊燕平之月今年正月齊燕二

壬寅二十八公孫段卒之夢國人愈懼所以鄭人子

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伯有之乃止妖伯有之子大叔問其故

子也立此二人焉大夫以乃止妖伯有之子大叔問其故

安子孔伯有之鬼洩音泄乃止妖伯有之子大叔問其故

游吉問子產以立二人之故子產曰鬼有所歸立廟以歸之乃

不為厲然後不為吾為之歸也我立良止為伯有後

歸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又問子孔未嘗為子產曰說也

也答言此所以解說於為身無義而圖說妖鬼故立其後

民也說如字下同

北齊三書子產

公孫段
子產
伯有

兩語甚拙然却亦有致

批點左傳句解

卷五

十一

恐以鬼神惑民故復立洩者若以大從政有所反之國從義存誅絕之後嗣以解說於民心也

家政事者有所反於正道若

立誅絕之後如公孫洩之類

不從也

及子產適晉

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

曰伯有猶能為鬼

以歸州田

子產曰能

何能為鬼也

人生始化曰魄

者其各曰魄若視聽運動之類也

魄生魄

魄生魄

魄生魄

魄生魄

魄生魄

魄生魄

魄生魄

魄生魄

以諺神雖無

比乎我

孫輒字

政三世矣

其政

其用物也弘矣

而強矣

族飲酒無度

公孫鉏子展之弟也

鉏生罕朔至是而朔殺

宣子問其位於子產

是言若

至此則更不用適晉字

答言罕朔出奔乃

苟得容已逃

何位之敢

何位之敢

何位之敢

擇何敢擇所卿遠從大夫之位大凡卿以禮去國者則降一等而為大夫罪

人曰其罪降則所以罪去國者古之制也此乃古制也朔於敝

邑亞大夫也謂為次大夫其官馬師也其職為馬師獲矣

而逃以不罪唯執政所寘之一唯晉之執政寘之何位得免於死苟

免於死為惠大矣其為恩惠亦已大矣又敢求位豈敢更求職位宣子為子

產之敏也韓起以子產才敏之故為去聲使從嬖大夫嬖大夫下大夫也

夫而從嬖大夫恒降一等不以罪降公至自楚昭公自楚歸至於魯孟僖子病不

能相禮以不能相禮及答郊勞為已病和去聲乃講學之乃求其禮而習學之苟能

禮者從之苟有能禮之人則從而師問之及其將歿也二十四年僖子方歿傳欲終言

錄於也其事故召其大夫召其屬大夫曰禮人之幹也言禮之在

之有楨無禮無曰立猶做築無楨幹也吾聞將有達者曰孔

丘我聞將有達於至道者姓孔名丘蓋僖子歿時孔子年三十四聖人之後也乃是聖人成湯

之後而滅於宋謂六代祖孔父嘉為宋魯其祖弗父何曰有

宋而授厲公弗父何孔父嘉之裔也佐戴武宣輔佐戴公武三

同及正考父考父何之曾孫故其鼎銘云所以考父

命茲益共受三命為正卿位愈高故其鼎銘云所以考父

鼎其銘一命而僂初命為士而其再命而僂再命而僂再命為大

僂僂紂三命而俯三命為卿而其容俯也蓋僂僂俯皆

僂僂紂循墻而走是低頭而僂其於僂俯其於僂所謂

僂僂紂於是是希者曰粥言為僂粥於呂劬

余口將此僂粥以餽我口言其共也如是考父之謙恭

臧孫紇有言臧武仲嘗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言聖人

之有楨無禮無曰立猶做築無楨幹也吾聞將有達者曰孔

丘我聞將有達於至道者姓孔名丘蓋僖子歿時孔子年三十四聖人之後也乃是聖人成湯

之後而滅於宋謂六代祖孔父嘉為宋魯其祖弗父何曰有

宋而授厲公弗父何孔父嘉之裔也佐戴武宣輔佐戴公武三

同及正考父考父何之曾孫故其鼎銘云所以考父

明德者若正考父之類若不當世若不得居國君之位其後必有達人後則其

必有達於人今其將在孔丘序所謂達人者必我若獲沒

至道之人我若得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於孔子必以我二子而付托

使事之禮事之而學禮焉從孔子禮曰定其位使之以安其位

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也蓋子何忌也敬叔說

師孔子皆二子皆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有過而能補者斯詩

曰鹿鳴篇君子是則是效言君子之人可以孟僖子可

則效已矣君子能補過是為君子可則效者也

水火土金木雜節句解二十五卷終

重訂批點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二十六

昭公四

丁卯八年簡靈公石言于晉魏榆晉魏榆之地晉侯問

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問石何對曰石不能言答云石非

或馮焉或有鬼物馮依於不然若非民聽濫也則言是石

而聽之者妄抑疑辭言我又曰作事不

時典作役事怨讟動于民怨讟之言動於則有非言之

物而言乖氣致異故有不能言之今宮室崇侈今晉作

大而奢侈民力彫盡非時役民致使怨讟並作怨讟之言莫

保其性民不能自石言不亦宜乎石言之感宜於是晉

侯方築虢祁之宮虢祁地名當時晉平公叔向曰子野

此宮於此虢音斯下同

之言

叔向羊舌肸也音享

君子哉

稱師曠之言君子之

言信而有徵

君子之言誠信而有證驗

故怨遠於其身

故無怨咎及於其身小

人之言僭而無徵

小人之言僭妄而無證驗

故怨咎及之

故怨咎及於其身也

是宮也成

晉侯若成

諸侯必叛

小人以侈故

君必有咎

晉侯亦有

夫子知之矣

言師曠也

○叔弓如晉

魯君使大夫叔

晉國賀虢祁也

以虢祁宮成

游吉相鄭伯

鄭子

相簡公以朝

亦賀虢祁也

亦致此賀

史趙見子大叔

晉史官

見游吉

曰甚哉其相蒙也

言汝來賀晉乃相欺蔽之甚也

可弔也

宮室崇侈

諸侯時叛

而又賀之

何賀之有

子大叔曰若何弔也

答言如

其非唯我賀

不特鄭國來賀

將天下實賀

天下諸侯皆將

楚公子棄疾滅陳

棄疾楚平王也時陳公子招公子過殺太子偃師而立公子晉襄公繼故

楚靈王使棄疾討而滅之

使穿封戌為陳公

戌楚大夫也滅陳為縣

曰城麋之役不謫

襄公二十六年楚侵鄭穿封戌因皇

王稱其不謫

侍飲酒於王

戌侍靈

王曰城麋之役

王因

寡人虜

汝必不敵與我爭

對曰若知君之及此

若言時

寡人虜

汝必不敵與我爭

對曰若知君之及此

若言時

寡人虜

汝必不敵與我爭

對曰若知君之及此

若言時

寡人虜

汝必不敵與我爭

對曰若知君之及此

若言時

曰未也

未遂也

陳顓頊之族也

陳顓頊之族也

曰未也

未遂也

陳顓頊之族也

陳顓頊之族也

陳將如之

陳為顓頊之族故其滅

今在析木之津

陳將如之

陳為顓頊之族故其滅

今在析木之津

猶將復由

言陳將復由

細看亦不甚
况其趣味覺
如此是鍊法
筆盡

事佳

北齊書

卷之六

二

興復扶且陳氏得政于齊齊之陳氏乃陳敬仲之少也周史古之曰陳衰此其昌乎莊公二十二年敬仲奔齊傳云其後也成子得政正與此傳文應而後陳卒也

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幕至瞽瞍無有違天命而絕繼

似舜重之曰舜之增重以明寘德於遂寘置也遂

由舜有明德以遂世守之遂世守之遂世守其德及胡

公不淫傳至胡公滿故周賜之姓胡公事周武王賜

祀虞帝使世守虞臣聞盛德必百世祀我聞有盛德者

不絕虞之世數未也自舜至今繼守將在齊繼陳以守

必狂齊其兆既殄矣陳氏與盛於齊其形兆也見

戊辰九年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閻嘉晉閻縣大夫

也所爭乃晉梁丙張趯率陰戌伐潁陰戌陸渾之戌也

伐周之潁邑蓋以助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景王使詹桓伯

於曰我自夏后稷言我周先祖后魏駘芮岐畢行稷

受此五國之吾西土也此五國者我周及武王克商及

武王克商蒲姑商奄二國名在東海之吾東土也我周

境上巴濮楚鄧四國在南方吾南土也我周南方

毫三國在北吾北土也我周北方吾何邇封之有我周

外薄四海文武成康之建母弟四國封建同母呂藩屏

周以爲周室之藩籬亦其廢墜是爲亦慮後世子孫廢

救之豈特將王室如緇布冠加髦之後不須復用因以

之後去緇布之冠不先王居櫛杙于四裔櫛杙也

復更用故以爲喻也

辭命帶訟論

規模正大而語亦勁淨

此語絕工階次在今時亦以爲陳

諸四裔今止言虜机者
舉其一以見其餘也
呂禦螭魅
以禦怪物之為民害者螭丑知反魅音媚

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
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故其姦邪之族居于瓜州之

地伯父惠公歸甸秦
信公十五年秦穆公執晉惠公既而歸之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

而誘呂來
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使偪我諸姬
致使我諸姬偪諸戎偪

諸人我郊甸
入據我周郊甸之地則戎焉取之
若非汝

使來則戎何得取
周之地焉於度反戎有中國
今諸戎據有中國之地誰之咎也
皆

罪后稷封殖天下
周自后稷修封疆今戎制之
今戎得之推以

畜不亦難乎
天下不亦難以治乎伯父圖之
惟汝晉侯我狂伯父

我周王之於
汝晉國也猶衣服之有冠冕
晉國猶衣服天子猶冠冕木水之有

本原
晉國猶木天子猶木之根民人之有謀主也
晉猶天子猶

謀主也
伯父若裂冠毀冕
晉君暴復周室譬如自裂其冠自毀其冕拔本塞

原
拔木之根塞水之原專棄謀主
專任已民雖戎狄其何有余一

人
其言晉侯至親猶自如此則雖戎狄叔向謂宣子曰
羊

附語
文之伯也
言我晉文公之為豈能改物
豈能改正

翼戴天子
不過翼佐奉戴而加之
加以恭敬自文

呂來
自文公以後諸君世有衰德
德皆衰而暴蔑宗周
而乃陵

其天
呂宣示其侈
以侈靡之習諸侯之貳
以故諸侯皆

不亦宜虐
之宜且王辭直
今天子責我子其圖之
汝不

謀
宣子說
悅叔向之言致閭田
致閭田以還周反穎俘
伐穎

獲之人民皆
晉荀盈卒
盈知瑩之子嬪子絳
絳晉都也

此晉侯飲酒樂
平公不戚飲酒膳宰屠蒯趨入
屠蒯禮

作杜蕢為膳宰趨而入
請佐公使尊
公使人執尊獻酒

公飲酒之所刪苦怪反
請佐公使尊
屠蒯請為之佐

晉人謂叔申
坐事左傳不
昭公

如禮者然彼
猶可相伯仲
此章則真不
如遠甚

此兩段頂針
辨語益可厭

推對左傳句角

許之許其佐而遂酌工樂官也曰飲工飲工飲工飲工

同責樂女為君耳言吾若以將司聰也

掌樂故辰在子卯日辰遇甲謂之疾日疾惡也日疾惡也學人舍業習學

卯日凶故國君徹宴樂君遇此日飲宴疾惡也君之卿佐何况荀

所業舍音捨為疾故也疾惡也君之卿佐何况荀

君之是謂股肱譬如人之手足也股肱或虧虧損何痛

如之其為痛疾甚女弗聞而樂汝不聞此義而作是不

聰也是為君耳而不聰又飲外嬖嬖嬖叔外都大人

為李調屠責嬖女為君日言吾若以將司明也明也

事如女冕以視朝之類事有其物物類也猶哀有哭物有

其容如衰麻則有哀色端今君之容今我君飲酒非其

物也當哀而樂而女不見汝為大夫是不明也是為君

酒也故酌亦自飲也屠削又酌曰味曰行氣調和滋

行其氣氣曰實志氣得和順所志曰定言志既充滿所

言曰出令言語詳審所臣實司味削為膳宰二御失官

今工不聰叔不明而君弗命命吾君不出臣之罪也

侍御者俱失職也罪在我也故自罰焉公說公說公感悟而喜悅徹酒遂命徹

初公欲廢知氏平公心欲廢知氏故輕悼子而立其外

嬖欲立外嬖大夫為是悛而止聞削之言乃改而止遂

已巳十年是歲宋平公卒子齊惠樂高氏皆齊惠

後樂高氏二族皆信內多怨信婦人之疆於陳鮑氏而

喜飲酒音嗜此章工專可已

此章工專可已

此章工專可已

此章工專可已

惡之其族強於陳鮑二族陳鮑方睦二族和睦遂伐欒高氏

合謀而子良曰子良子尾之子子高先得公欲以公輔助陳

鮑焉往言得公則可以制遂伐虎門欒高欲入景公不

謂之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平仲晏嬰也衣

貌之冠立千四族召之欒高陳鮑無所往晏子皆其徒

曰助陳鮑虘左右問晏子曰何善焉答言陳鮑助欒高

虘又問從曰庸愈乎答言無勝於陳然則歸乎又問既

何不曰君伐焉歸答言公方被公召之而後入景公召

乃戰于稷公使王黑與欒高氏欒高敗二族陳鮑分其

室分欒高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勸陳桓子以所分欒

讓德之主也此晏子之言謂讓之謂懿德辭遜為懿德凡

有血氣凡具血氣皆有爭心皆有競故利不可強所以

不可思義為愈見利思義義利之本也行義則有自然

之蘊利生孽藏利則利未可保而姑使無蘊虘姑無藏

禍本可呂滋長益長久也桓子盡致諸公從晏子之言

而請老子莒告老而居○晉平公卒子夷立是鄭子皮

將呂幣行鄭罕虎送葬欲載子產曰喪焉用幣言送喪

幣乎焉用幣必百兩載幣必用車百兩必千人車一乘

共一人千人至以千至將不行其幣必不行不得見必盡

用之必自費幾千人而國不亾千人之費不可敷用子

皮固請曰行不從子既葬平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

君時諸國大夫皆來送葬欲叔向辭之謝絕諸曰大夫

見晉昭公音現下加字叔向辭之大夫曰大夫

北... 昭公

之事畢矣言送葬之禮畢而又命孤又欲請孤斬焉在衰經之

中孤子服衰經其貌其曰嘉服見將以吉服而則喪禮

未畢則喪事未終其曰喪服見將以喪服而是重受乎

也則禮是重受大夫將若之何諸大夫何皆無辭以見無皆

也則禮是重受大夫將若之何諸大夫何皆無辭以見無皆

也則禮是重受大夫將若之何諸大夫何皆無辭以見無皆

也則禮是重受大夫將若之何諸大夫何皆無辭以見無皆

也則禮是重受大夫將若之何諸大夫何皆無辭以見無皆

也則禮是重受大夫將若之何諸大夫何皆無辭以見無皆

也則禮是重受大夫將若之何諸大夫何皆無辭以見無皆

也則禮是重受大夫將若之何諸大夫何皆無辭以見無皆

也則禮是重受大夫將若之何諸大夫何皆無辭以見無皆

也則禮是重受大夫將若之何諸大夫何皆無辭以見無皆

也則禮是重受大夫將若之何諸大夫何皆無辭以見無皆

也則禮是重受大夫將若之何諸大夫何皆無辭以見無皆

也則禮是重受大夫將若之何諸大夫何皆無辭以見無皆

也則禮是重受大夫將若之何諸大夫何皆無辭以見無皆

也則禮是重受大夫將若之何諸大夫何皆無辭以見無皆

也則禮是重受大夫將若之何諸大夫何皆無辭以見無皆

也則禮是重受大夫將若之何諸大夫何皆無辭以見無皆

也則禮是重受大夫將若之何諸大夫何皆無辭以見無皆

也則禮是重受大夫將若之何諸大夫何皆無辭以見無皆

論亦勁暢然
未極精確之
故

侯不可不從大夫之言楚子伏甲而饗蔡侯靈王藏伏兵殺之

叔向日晉韓起問楚其克虜言棄疾君對曰克哉必勝蔡

侯獲罪於其君襄公三十年靈侯而自立而不能其民不得

天將假手於楚曰斃之天借手於楚以何故不克無有

然然於聞之我之所不信曰幸僥倖得國不可再也此

然之舉不楚王奉孫吳呂討於陳孫吳陳悼太子偃師

可再舉招于過殺偃師楚棄曰將定而國許言將納孫陳人聽

疾奉孫吳以伐陳陳人信之而遂縣之遂滅陳今又誘蔡今楚復以

命陳人信之而遂縣之遂滅陳今又誘蔡今楚復以

殺其君飲甲以呂圍其國使棄疾雖幸而免雖僥倖必

受其咎不信以俸必弗能久矣必無長築克有緝築仍

北黃三傳了
卷三 昭公

不甚快

會而有縉叛之桀伐而勝之縉民中反呂喪其國湯放桀放于紂克東夷紂南巢去聲黎之蒐東夷叛而隕其身武王伐紂自焚而滅楚小位下比於紂紂則楚而亟暴於二王而數行暴虐甚於紂能無咎虐豈能免紂紂之位卑天之假助不善天之借助於紂非祚之也非所以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蓋厚重其凶惡然後降殃咎以罰之也且譬之如天取喻於天其有五材金木水火土而將用之為人力盡而敝之用久而棄拍之是巨無拯無可不可沒振如沒於水不可見荀吳荀子不能救陳八年楚又不能也今楚圍蔡晉皆不能救之物無以親此此誰親我哉晉之不能無能為亦可知也於此為盟主而不恤亡國我為諸侯盟主將焉用之安

是精

盟主為哉焉於虞反會於厥慙晉會諸侯于厥慙之地慙魚觀反謀救蔡也欲以諸侯救鄭子皮將行罕虎將子產曰行不遠言此行不能救蔡也必不成行蔡小而不順蔡小國也有弒逆楚大而不德楚大國也多行天將棄蔡呂壅楚蔡不順故天棄大利所以壅盈而罰之積惡既盈蔡必亡矣蔡無德而享君而能守者鮮矣國君為人所殺少有能守三年王其有咎虐此後不過三年美惡周必復歲星十二年為一數周而王惡周矣元年前歲在大梁靈王君而自立此反復也數已周故知○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起于戚地音善視下言徐其視卑下叔向日單子其將歿虐言成公有朝有著定在國而朝則有表著會有表在野而會則衣

此後不過三年

設旂以表位

有禴衣則有領會帶有結帶則有交結處會朝之言必聞于表

著之位言而聞于表著之所曰昭事序也欲其言之中

之視不過結禴之中視而不過禴結之下所曰道容貌也

容貌以明失則有闕二者或失則闕今單子為王官伯

登言不過步言徐故貌不道容視過於結禴非而言不

昭矣言不聞於表著非不道不共容貌不導故不昭不

從言語不昭無守氣矣神氣不守其體矣齊歸薨魯

女歸姓胡大蒐于比蒲蒐田獵也比蒲地名比昆至反非禮也蒐不廢

甚之葬齊歸五月葬公不感昭公無哀叔向曰晉人送葬

向之故叔魯公室其卑言魯之公室自君有大喪謂魯

國不廢蒐蒐于比蒲有三年之喪為母齊而無一日之感昭

戚不廢國不恤喪不廢不忘君也是國人不忘其君也君無感容無一

不顧親也念其親也國不忘君忠君不顧親不能無卑

虐不忠不孝公始其失國昭公出奔楚子城陳蔡不

羹楚靈王滅陳蔡以為邑并使棄疾為蔡公棄疾兵王

是為平王使之為蔡邑宰僭稱公也王問於申無宇曰申無宇棄疾在蔡

何如問棄疾為蔡對曰擇子莫如父惟父深知其擇臣

莫如君惟君深知其鄭莊公城櫟昔者鄭莊公築櫟而

寘子元焉使公子元居櫟使使昭公不立桓公十五年

因子元以殺檀伯而遂居櫟齊桓公築穀城在莊

致使昭公不安位而見殺也

用事多而不

九

九

公二十二年也而宣管仲焉使管仲居穀至于今賴之齊自管仲桓公霸諸侯

臣一得一失如此臣聞五大不在邊我之所聞五官之長太細弱則不可居

邊城恐據五細不在庭五官之長太細弱則不可居羈不在內羈在內則

建官故親不在外親在外則有五羈不在內羈在內則

廷之患今弃疾在外棄疾親也鄭丹在內鄭丹羈也

鄭丹以襄公君其少戒二者皆犯古人所王曰國有大

城何如又問城陳蔡不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曼伯也

厲公得櫟又并京邑宋蕭亳實殺子游莊公十一年

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于御說奔亳宋萬弒閔公

蕭叔大心與羣公子伐子游而殺之齊渠丘實殺無知無知弒襄公

無知弒襄公衛蒲戚實出獻公衛孫林則害於國

國有大城皆末大必折譬諸樹木其末大則尾大不掉

能為國之害末大必折譬諸樹木其末大則尾大不掉

辛未十二年鄭簡公卒子寧立是將為葬除將除道及

游氏之廟游氏子太叔教除道之徒執其所子大叔使其除徒執

用呂立子太叔教除道之徒執其所而無庸毀無用即

曰此教其子產過女符子產過汝除而問何故不毀子

必問何緣乃曰汝乃答不忍言不毀廟也以其為廟諾教

其徒將毀矣今將毀既如是除徒皆如子子產乃使辟

之迂道而避之辟音避司墓之室有當道者鄭之掌

適當葬路毀之則朝而崩毀其室則路直故早弗毀則

日中而崩不毀其室則路迂子大叔請毀之請毀司

故日中乃可下棺子大叔請毀之墓之室日

昭公

田盡意狀

無若諸侯之賓何言恐送葬賓客不能久待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

會吾喪言賓客既能會吾葬事豈憚日中豈畏其勞而無損於賓

弗毀不毀其室日中而葬以其路迂故君子謂子產於是

乎知禮不毀游氏之廟司禮無毀人日自成也禮無毀人日自成也禮以辭

無有毀人者宋元公新即位使華○宋華定來聘宋元公新即位使華享之

賦不能賦蓼蕭詩為賦小雅蓼蕭音六必亾言華定必亾宴語之不懷

賦詩不能賦昭子曰昭子叔也必亾言華定必亾宴語之不懷

須辭謝同福之不受同福之不受詩云萬福攸同此言華定將何日

在定果出奔齊侯衛侯鄭伯如晉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晉昭公初即晉侯

中行穆子相荀吳中行桓子之魯齊侯舉矢齊侯舉矢

如淮言有酒如有肉如坻山有肉如坻寡君中此齊侯舉矢

中之亦舉矢伯瑕謂穆子曰伯瑕也子失辭責苛吳吾

固師諸侯矣言晉侯為伯王壺何為焉何為假投壺其

弗來矣齊君既歸穆子曰吾軍師疆禦猶甚強盛歸

必叛晉矣齊君既歸穆子曰吾軍師疆禦猶甚強盛歸

必叛晉矣齊君既歸穆子曰吾軍師疆禦猶甚強盛歸

必叛晉矣齊君既歸穆子曰吾軍師疆禦猶甚強盛歸

必叛晉矣齊君既歸穆子曰吾軍師疆禦猶甚強盛歸

必叛晉矣齊君既歸穆子曰吾軍師疆禦猶甚強盛歸

必叛晉矣齊君既歸穆子曰吾軍師疆禦猶甚強盛歸

必叛晉矣齊君既歸穆子曰吾軍師疆禦猶甚強盛歸

必叛晉矣齊君既歸穆子曰吾軍師疆禦猶甚強盛歸

戲語却江

類 卒乘競勸 步卒兵車皆競相勸 今猶古也 晉德不衰

將何事 齊不事晉 公孫僂趨進 僂齊大夫趨 日日盱君

勤 言日晚 可呂出矣 何不 呂齊侯出 於是奉景公以出

○季平子立 魯季孫意如繼 而不禮於南蒯 蒯南蒯之衰

蒯之將叛也 蒯苦怪反 南蒯臣費叛如齊 齊魯而以費邑南

而歎 鄉人過南蒯之 且言曰恤恤 憂患 湫湫 湫隘也

反攸亭 攸懸危貌此言南蒯 深思而淺謀 思慮深而計謀

邇身而遠志 身卑近而志高遠 家臣而君圖

之 不指其事 遇坤之比 本卦為坤變卦為比蓋 日黃裳

元吉 坤六五 呂為大吉也 元大也故南蒯以 示子服惠

伯 以其卦示孟獻 日即欲有事如何 問占得此卦 惠伯

日吾嘗學此矣 魯言我 忠信之事則可 所可忠信之 不

然 若非 必敗 必致 外疆內溫 外卦坎險故強 忠也 是謂

和呂率貞 坎水和而坤土安正為 信也 是謂 故曰黃裳

元吉 惟忠惟信可 黃中之色也 中央屬土 裳下之飾也

得其色 中心不忠 下不共不得其飾 為下不共非裳之

事不善不得其極 行事不善非元之義 外內信和為忠

君倡於內臣和於外 率事曰信為共 行善以信無有共

故謂之忠 和去聲 率事曰信為共 行善以信無有共

養三德為善 三德正直剛柔也 以志意供給長養之剛

則抑之柔則進之使合於正直故謂之善

則抑之柔則進之使合於正直故謂之善

則抑之柔則進之使合於正直故謂之善

則抑之柔則進之使合於正直故謂之善

則抑之柔則進之使合於正直故謂之善

則抑之柔則進之使合於正直故謂之善

則抑之柔則進之使合於正直故謂之善

則抑之柔則進之使合於正直故謂之善

其音供非此三者弗當非忠共信三者不且夫易汎夫

道為不可占險不可用以占將何事也問南占此卦

且可飾虜欲令從下中美能黃心居中能如黃上美為

元元首居上能為善下美則裳裳居下能為下參成可

筮三美盡備猶有闕也設使三筮雖吉未也出未可用

將適費南蒯自其家飲鄉人酒召鄉人而飲鄉人或歌

之季氏故或作歌以感切之曰我有圖蔬菜之圖

生之杞虜所宜以喻南蒯適費欲為亂也從我者子

虜若從我言而不為亂者是去我者鄙虜去我而背叛

也倍其鄰者恥虜背其鄰近者已虜已虜歌者度南蒯

重言已乎非吾黨之士虜言南蒯為亂非復吾黨之

楚子狩于州來狩冬獵也楚靈王次于乾谿

右尹子革夕右尹官暮見曰王與之語靈王與曰

昔我先君熊繹熊繹楚始與呂伋齊太公之王孫牟衛

伯也子康變父晉唐叔禽父周公之並事康王康王周成

四國皆有分齊衛晉魯四國王皆我獨無有我楚獨今

吾使人於周求鼎禹鑄九鼎三代傳之今我欲

王其與我虜不知周王對曰與君王哉答言

昔我先君熊繹言熊繹所居在荆山

筮路藍縷以柴為車而衣呂處草莽居於草跋涉山林

跋涉險阻開啓曰事天子以供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

以共禦王事雅以此弓矢為天齊王舅也成王

棘為矢子共禦不祥之事

楚子

繫而不帶亦
太五乏風致

姜氏齊太公之女也 晉及魯衛王母弟也 唐叔成王母弟周公也 楚

是以無分 楚獨陳遠 而彼皆有 彼四國至親 今周與四

國服事君王 今周與齊魯晉衛 將唯命是從 所求無豈

其愛鼎 豈敢惜此鼎乎 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 陸終

六人長日昆吾少日季連季連 舊許是宅 昆吾嘗居許

楚之遠祖故謂昆吾為伯父 故其地 鄭人貪賴其田 而不我

與 不以其地還我 我若求之 鄭人貪賴其田 其與我虜 不知鄭人否 對曰

與君王哉 必與舊周 周不愛鼎 猶周為天子 鄭敢愛田 鄭小

豈敢 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 言昔謂諸侯遠楚而不

今我大城陳蔡不羹 今我大禁四國 賦皆千乘 其田之

兵車千乘 子與有勞焉 功焉與音預 諸侯其畏我虜 此

諸侯皆 對曰畏君王哉 必畏楚也 是四國者專足畏也

四國陳蔡及不羹有二城 又加之 楚兼而有之 敢不

畏君王哉 諸侯豈敢 王入 言未終而 析父謂子革 楚大

析父告 吾子楚之望也 言汝乃楚國之 今與王言如響

今汝與王言曲徇 國其若之何 吾國何 子革曰摩厲

須王出 子革以鋒亦自喻言我 吾亦將斬矣 將以此鋒

淫 王出復語 復與子革語 左史倚相趨過 左史之官名

過前倚平 王曰是良史也 是良史官 是能讀三墳五

典八索九丘 言此人能讀此古書也 孔安國書序云伏

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八卦之說 對曰臣嘗問焉 子革

謂之八索九州之志謂之九丘 對曰臣嘗問焉 子革

荷相問於 昔穆王欲肆其心 昔穆王繼肆 周行天下

北平二事可也

下無痕

四國陳蔡及不羹有二城

必畏楚也

言未終而

楚兼而有之

乘八駿之馬造父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欲使車轍馬跡無所不到

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謀父周卿也食邑於祭祈父司馬之官招其名也祭公方諫遊

行故借司馬之官以招音韶呂止王心以止渴也王是呂獲沒

於祗宮祗宮離宮之名也穆王聞諫而改故得善臣問

其詩我以此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祈招周詩尚不

能知古之設若其事其焉能知之彼鳥能知之乎焉於度反王曰子能虘子

此詩不對曰能答云我其詩曰祈招之悒悒美司馬之志性安和

悒悒然也式昭德音汝當用此職掌以思我王度思用

王之式如玉用如玉式如金用如金之重形民之力若

民力當隨其所能而而無醉飽之心去其醉飽盈溢之制其形模以器使之

過用民力飲宴王揖而入靈王感悟乃饋不食寢不寐無度故言如此

數日饋而不能食寢而不能不能自克聞義不能徙呂及

於難故不免於仲尼曰古者有志孔子言古克已復禮

仁也言克去己私而復還信善哉誠哉是言楚靈王若

能如此設使其能豈其辱於乾谿安得有乾谿之辱乎

縊而成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二十六卷終

繇而

猶收也支引費豈其暴外掉讓則平禁人王王自

言天斷之公慎為一矣計善姑之善禁靈王春

姑不與林引日古昔自志言言言言言言言言

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

重訂批點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二十七

昭公五

壬申十三年陳惠公吳蔡疾叔弓圍費也去年南蒯以

費叛故季氏使叔弗克反為南平子怒季孫意令見費

人令叔弓每執之日為囚俘則執而治區夫曰區夫

也見費邑之人非也言執費人若見費人設若遇寒者衣之

寒者與之以饑者貧之食食音似為之令主為費人

而共其乏困置者共音供費來如歸衣食如歸家然

南氏必如此南蒯民將叛之而歸之我也誰與居

邑誰與南蒯若憚之日威而使之以驚懼之以怒以忿

畏懼之民疾而叛惡而叛我為之聚也集其民也為去聲

使之民疾而叛惡而叛我為之聚也集其民也為去聲

意好以鍊包
見致第微傷
案且亦旌四
字句矣

若諸侯皆然設若鄰國皆為費人無歸則費人無不親

南氏惟南將焉入矣費人不親南蒯則無容平子從

之從治區費人叛南氏明年費人叛○楚遠氏之族襄

三十年楚靈王為令尹殺蔣而及遠居遠居亦掩之

取其室遠掩之族怨之遠於委反蔡洧蔡人事靈王有

居田許圍昭公九年靈王遷蔡洧洧蔡人之戚蔡也殺

蔡洧之父蔓成然使為如尹蔓音皆王听不禮也子數

所以皆怨靈王因羣喪職之族楚人諸失職者亦啓越大夫常

壽過作亂昭公四年會于申靈王以常壽過故亦怨楚

公子比子公子黑肱子公子棄疾時為蔡公三子皆楚

奉之蔓成然見蔡朝吳朝吳蔡大夫帥陳蔡不羹許葉

之師諸邑之兵皆從叛因四族之徒四族謂遠氏許

入楚時靈王次于乾谿而蔡洧與殺犬子祿及公子罷

敵殺靈王二子而立子干為楚王子干使觀從從師于

乾谿觀從觀起之子襄公二十二年楚殺觀起而觀而

遂告之從乾谿之使叛靈王師及訾梁而潰靈王還至訾梁

子斯王聞羣公子之歿也靈王聞二自投于車下以身

投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虐言它人之愛惜其子侍

者曰甚焉左右答王人之愛也小人老而無子我輩小人

知擠于溝壑矣則必而墜於溝壑王曰子殺人子多矣

言我前時多殺人子能無及此虐乃我子孫人右尹子革曰

子革鄭請待于郊請靈王自曰聽國人國人所與王曰衆

怒不可犯也言衆人皆怒曰若入于大都不入居大都

言衆人皆怒曰若入于大都不入居大都

左傳卷之二十一

邑而乞師于諸侯而求諸侯之王曰皆叛矣言大都邑

皆叛我矣曰若亾於諸侯子華又言何不曰聽大國

之圖君也則大國必興王曰大福不再言得國為君祗

取辱焉適足以為諸然丹亦歸于楚子華亦奔王縊于

芋尹申亥氏申亥芋尹無字之子觀從謂子干曰不殺

棄疾觀從告子干言雖得國則今雖得猶受禍也必反

疾所害也子干曰余不忍也言我不忍子玉曰子玉即人將

忍子言汝雖不忍殺人吾不忍俟也我不忍待遂行觀

出國每夜駭曰王入矣時國人不知靈王存亾故棄疾

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棄疾因國人夜駭乃夜使人縊

矣呼去國人驚以何靈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

棄疾又使成王至矣許言靈王國人殺君司馬國人已

君及司將來矣今又將君若早自圖也汝若能早可曰

無辱庶可免為衆怒如火水馬衆怒難犯如水能不可

為謀不可與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成然之言未

人呼而走至曰國二子皆自殺子干子皙不悟棄疾即

位是為封陳蔡立陳惠公蔡侯復遷邑先是楚遷許於

陳許至是皆復其舊初靈王卜曰命龜以卜云余尚得天

下言我庶幾得天不吉卜之投龜詎天而呼曰

余必自取之我必違天而民患王之無厭也國人皆患

欲無厭也自取天下也故從亂如歸故樂於從叛初其王無冢適是

系 不是後楚完 反王妾命

北齊三傳

昭公

三

五子神兆

禮記有故

楚共王無適長子

音恭適音的下同 有寵子五人 有寵妾之無適立也

欲立為太子 乃大有事於羣望 乃大祭祀羣望而祈曰

祈於請神擇於五人者 言請羣神選 使主社稷 國社稷

祭之乃徧呂璧見於羣望 乃奉一璧以徧見 曰當璧而拜

者神所立也 言五子有偶然當璧而拜 誰敢違之 誰敢

命者 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太室之庭 共王乃與其妾

不令令人知 使五人齊 使五子皆齋 而長人拜 以序入廟

而拜長 康王跨之 而過之 靈王肅加焉 拜時其肘加於

子于子皆皆遠之 相遠遠去聲 平王弱 棄疾 抱而人 使

入拜 再拜皆厭紐 初埋璧時微見璧紐以為審識至 關

韋龜屬成然焉 子蔓成然托而事之 龜音屬 且曰龜

言棄禮違命 卜於神是棄立長之禮 楚其危哉 此所以

之亂 子于歸 元年子于奔晉 觀從 韓宣子問於叔向曰

子于其濟康 歸能得國否 對曰難 叔向答云 宣子曰同

惡相求 又問云棄疾親恃子 如市賈焉 以相求也 賈音

古何難 成之有 對曰無與同好 與子于同好 誰與同

惡 則亦不得 取國有五難 此下文五事 有寵而無人 一

也 雖有大國之寵而無 有人而無主二也 雖有賢人而

難也 有主而無謀三也 雖有內應而無 有謀而無民四

也 雖有謀策而不得 有民而無德五也 雖得民心而無

也 子于在晉 依晉國 十三年矣 此自昭元年至 晉楚之從

從子于遊者 不聞達者 不聞有一人可謂無人 此犯族盡

北史之傳可年 卷之三 昭公

理而不精與 國語相近

事讀于于無 及乎注

親叛無親族可謂無主此犯無憂而動召于干時楚可

謂無謀此犯為羈終身終身為可謂無民此犯無愛

徵其出也楚人可謂無德此犯王虐而不忌靈王暴

畏楚君子干楚國姑借涉五難涉五難事誰

能濟之終無有楚國者其棄疾得楚國者君陳蔡疾棄

既蔡公時穿封成城外屬焉皆屬附之苛慝不作不為

惡盜賊伏隱民不私欲不違不以私欲民無怨心民皆

者先神命之當壁而拜是國民信之民無怨心是羊姓

有亂羊楚姓也楚國凡有必季實立必是幼子楚之常

也楚之舊事獲神一也謂先神有民二也謂國民令德

三也謂苛慝寵賚四也謂貴也居常五也謂棄疾季子

常有五利有此五利以除誰能害之於無能

子干之官以子干所居則右尹也為右尹數其罪以

寵二者而言則庶子也為庶子日神所命以神所選

又遠之與壁相遠則非神其賚亾矣其賚位其寵棄矣

其父既歿其寵民無懷焉非令國無與焉無內將何日

立其將何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又問二君亦出

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答言齊桓乃有寵於僖衛姬

僖公有寵有鮑叔牙實須無隙朋曰為輔佐有國高曰為內主

衛曰為外主衛姬衛之從善如流其從人之善言下善齊肅其

國氏高氏齊上奔莒二國在外主之不藏賄貪不務不從欲從子用反

降於善人則容貌齊莊而肅敬下去聲齊音齊

不藏賄貪不務不從欲從子用反

不藏賄貪不務不從欲從子用反

不藏賄貪不務不從欲從子用反

不藏賄貪不務不從欲從子用反

不藏賄貪不務不從欲從子用反

不藏賄貪不務不從欲從子用反

不藏賄貪不務不從欲從子用反

施舍不倦施舍恩惠無有倦心求善不厭咨訪善士無有厭心是日有國所以

能有不亦宜乃其宜也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

我晉先君文公乃有寵於獻狐姬為晉獻公所寵好學而不貳幼

好學不易其生十七年十七歲時有士五人遭驪姬之難有

魏武子司空季子有先大夫子餘子犯日為腹心子餘

衰子犯即狐偃有魏犇賈佗日為股肱二賢為之手足

有齊宋秦楚日為外主齊妻以女宋魯以馬楚子有樂

卻狐先日為內主臣在內主之卻去逆反十九年自

奔至後歸守志愈堅惠懷棄民不恤其民

從而與之民心皆獻無異親公在無他親屬民無異望

別無賢君可此二君者異於子干與今子干共有

寵子共王又寵愛國有與王室西南隅曰與言國無施

於民彼子于者內又無無援於外外無諸去晉而不送

去是無援也歸楚而不逆楚人不逆其何日冀國何以

得國而○晉合諸侯于平丘侯朝而歸者皆有武心故

為平丘次于衛地三宿以上日次叔鮒求貨于衛鮒叔

弟也字叔魚欲使衛淫芻蕘者縱人芻蕘薪以衛人

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衛使大夫屠伯日諸侯事

晉且言諸侯未敢構貳未敢有離况衛在君之字下况衛

宇猶在屋而敢有異志豈敢他芻蕘者異於他日今晉

草伐薪者敢請之止之叔向受羹及錦意反者不逆其

及壁事今日
用之已陳矣

虐衛

七十五

昭公

柯未有用友
錫者

齊

常

其

日晉有羊舌鮒者言晉有瀆貨無厭或貨賂無有

亦將及矣將及為此役也以其瀆貨故特為子若日君

命賜之汝若假衛君之命其已則芻蕘客從之屠伯從

未退而禁之客未退而叔鮒晉人將尋盟將與諸齊人

不可齊有貳心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獻公天子之

向告不肯受盟日抑齊人不盟言齊人若之何何以對日盟日底

信言盟者所以致君苟有信晉君苟諸侯不貳則諸侯

何患焉不必以告之先奉辭董之呂武師兵而

之雖齊不許君庸多矣晉君之討有天子之

老天子之公卿大請帥王賦我請自帥元戎十乘元大

車夫自稱日老王國之兵元戎十乘也運速

唯君言將助晉討齊或緩叔向告于齊日復召諸侯求

盟言諸侯已在此矣皆已會今君弗利今汝齊君不寡

君日為請我晉君敢以諸侯對日諸侯討貳答言諸侯

之攜貳則有尋盟乃有尋若皆用命若諸侯皆從何盟之

尋又何必叔向日國家之敗言國家之有事而無業有

好之事而無事則不經則交好之事有業而無禮有貢

貢賦之業事則不經則交好之事有業而無禮有貢

業而無上經則不序則事雖有常有禮而無威有禮而無威有上下

無可畏序則不共則雖有次序而不恭有禮而無威有上下

之威序則不共則雖有次序而不恭有禮而無威有上下

昭告神明共則不明則雖為恭敬不明棄共信義不

敬百事不終禮則無業而百事不終無禮無所由傾覆也

也國家之敗蓋由是故明王之制所以自明使諸侯歲

於此覆芳服反是故明王之制所以自明使諸侯歲

聘曰志業

使諸侯每歲令大夫一聘問朝曰講禮問一侯親朝天子以講習上再朝而會曰示威天子於諸侯

下之禮開去養朝音潮再朝而會曰示威

會以示可再會而盟曰顯昭明

業於好志識貢賦之業在於告講禮於等

故使示威於眾示可畏之威在於昭明於神昭明德之

神故為自古曰來至自昔以未之或失也通行此法未存

亾之道亾國家存恒由是興為之則存廢之則亾晉禮主盟

主諸侯之禮而懼有不治恐諸侯之事有不奉承齊犧承

齊盟所用犧而布諸君意於齊君求終事也求終事也

君曰余必廢之必欲廢其禮我何齊之有何齊之有

圖之必如此語唯寡君聞命矣我晉君已聞齊之命矣

與齊人懼之討已對曰小國言之

之汝大國且裁制之敢不聽從不聽從

敬共曰往敬供儀物遲速唯君或緩或急

有間矣言諸侯有間不可曰不示眾兵恐之

未治兵乃以辛未建而不施建立旌旗而

次日乃曳其諸侯畏之畏晉兵

日魯朝夕伐我言魯且久幾亾矣於危亾

以不共魯故之曰晉侯不見公

叔向來辭謝絕之曰諸侯將曰甲戌盟

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

日椒也君信蠻夷之訴

言晉輕信曰絕兄弟之國

絕

辭命

宗象

辭魯

辭命

同姓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亦唯晉寡君聞

命矣我魯君已聞叔向日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甲車

也言晉兵雖曰無道行之假使無道必可畏也豈不況

其率道何况率道其何敵之有何敢與牛雖瘠馬雖或

在亦反魯如豚焉其畏不必則魯

必歿也南蒯子仲之憂謀季氏南蒯以費桓子仲奔齊

其庸可棄乎言此二人能為若奉晉之衆若奉晉四

諸侯之師及用諸因邾莒杞鄆之怒因四國之怒曰討

魯罪以伐魯叛問其二憂因南蒯子仲之何求而弗克

而不勝魯人懼之討聽命與盟及盟于子產爭承

與晉爭受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言古者天子班輕重以列之

輕重各列尊貢重周之制也此周卑而貢

重者甸服也甸服在天子畿內公卿大夫采邑於此其

鄭伯男也鄭國伯爵其卑而使從公侯之貢使出懼弗

給也恐地狹賦少敢曰為請請從伯子諸侯靖兵自晉

之盟好曰為事以和好而為行理之命晉國使人來無

月不至無月不貢之無藝貢賦之重小國有關小國不

關所曰得罪也於大國也諸侯修盟合諸侯而修存小

國也本欲以存貢獻無極今來責貢獻不可待也則小

不可朝存亡之制制貢輕則小國存將在今矣其定制

自口山以爭至於昏中以爭至於昏晉人許之至

乃從既盟而退子大叔咎之遊吉責子曰諸侯若討晉

其請既盟而退子大叔咎之遊吉責子曰諸侯若討晉

此二十餘句多何為止記爭半日語必得晉人答語

齊

行理即行卒

此二十餘句多何為止記爭半日語必得晉人答語

再添一層爭
論乃更濃

執魯卿

又帶魯子產

批點左傳句

若以諸侯其可瀆慢子產曰晉政多門言晉國之

政事不貳偷之不暇其為二心為苟何暇討尚何暇國

不競亦陵鄭不與晉爭則何國之為如此則何以公不

與盟晉信知苦之諸故魯昭晉人執季孫意如執魯大

子將討子產歸歸於未至未至聞子皮卒聞卒哭且曰

吾已哭而言曰無為為善矣吾無為更唯夫子知我唯

皮知我善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孔子言子產從足曰

為國基矣其爭貢賦足詩曰詩小雅南樂只君子只語

也君子可樂也邦家之基君子能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

事藝極貢賦之禮也非失禮也雖爭競而○吳滅州來吳滅楚令

尹子期請伐吳子期蔓成然也王弗許平王曰吾未撫

民人言我初即位未未事鬼神未及祭未修守備未及

備未定國家未及安而用民力遽用民力敗不可悔若

而敗不州來在吳州來之邑猶在楚也可以復取得之

子姑待之汝且少○季孫猶在晉季平子被子服惠伯

私於中行穆子孟椒私與晉荀曰魯事晉言魯國平何

呂不如夷之小國何以反不如魯兄弟也伯禽與唐

弟父昆土地猶大魯之疆所命能具所責貢賦若為夷棄

之若為鄰國而奔使事齊楚使之叛晉其何廖於晉於

之絕之為去聲親親與大親兄弟之賞共罰否賞其能

差病無所廖反親親與大與土地之賞共罰否賞其能

罰其不能所曰為盟主也後行此四者然子其圖之其

者共音恭

北堂二傳子期

批點不傳各角

為我諺曰俗語臣一主二言一臣必有二主道吾豈無

大國大國尚多非穆子告韓宣子荀吳以此且曰且自

楚滅陳蔡不能救言楚靈王滅二而為夷執親通為夷

寡君未知有罪孟傲言我魯君未合諸侯而執其老諸

無罪若日魯而惠免之而施恩惠諸侯不聞則諸侯不

由是逃命也是逃晉命何免之為免之也請從君惠於

會欲得盟會見宣子患之患遣季謂叔向曰子能歸季

孫問叔向能使對曰不能答言我鮒也能我弟季舌

鮒音乃使叔魚鮒字叔魚見季孫鮒往見曰昔鮒也得

罪於晉君言我昔日得自歸於魯君襄公二十一年坐

樂氏及叔虎微武子之賜當時若無汝父不至於今豈

之黨故也我今雖得以骸猶子則肉之亦由

今日雖獲歸骨於晉骨自歸於晉國猶子則肉之亦由

而賜得骨也敢不盡情實不敢不以情歸子而不歸今

歸汝而汝鮒也聞諸吏於官吏云將為子除館於西河

言將囚汝於遠地也為去聲其若之何如此則何且

泣實故能為之泣所以叔向曰鮒也能云平子懼信其

恐先歸遂先惠伯待禮見遣之禮

癸酉十四年楚平王司徒老祁慮癸司徒姓老祁字慮

南南因民之欲叛也因費邑人之劫南劫而曰羣臣

不忘其君言我諸臣不畏子呂及今汝之威以至干今

精階

交勢流劫已

七

近戰國第意
致微婉則左
氏

批點左傳句解

卷十七

七

三年聽命矣聽從汝之命子若弗圖汝若不費人不忍

其君我費邑人不將不能畏子矣將不復畏汝矣子何所

不逞欲言汝何往而請送子請送汝出奔也請期五日南蒯請

為期冀有他變遂奔齊五日無變侍飲酒於景公齊景公飲

日叛夫呼為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言我非叛蓋欲

室也子韓皙曰韓皙齊大夫家臣而欲張公室言蒯為大夫家

罪莫大焉言其有越職○晉邢侯與雍子爭鄆田邢侯

公巫臣之子與雍子皆故楚人而奔晉者二人爭鄆田之疆界鄆許六反久而無成其訟久

士景伯如楚士景伯晉之治叔魚攝理羊舌鮒攝韓宣

子命斷舊獄韓起命鮒斷罪在雍子鄆本雍子之田

侯蓋侵刑雍子納其女於叔魚雍子自知其罪叔魚蔽罪

邢侯叔鮒得女反斷邢侯怒怒理直殺叔魚與雍子於

朝并殺二人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韓起問叔向

向曰三人同罪言三人皆施生戮死可也施罪於邢侯

魚雍子魚雍子雍子自知其罪雍子自知其罪而賂旨買直而納女以

鮒也鮒受女邢侯專殺邢侯專擅其罪一也其

一也死罪已惡而掠美為昏昏亂也已有大惡而掠取美名

貪且敗官為墨墨不潔也貪于貨賂以敗其官守殺人

不忌為賊專擅殺人而無所畏忌夏書曰逸昏墨賊殺

三者皆刑臯陶之刑也此乃臯陶所制之刑請從之請用乃施邢侯

乃行罪於邢侯而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陳二子之尸

殺之所謂施生也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孔子言叔向之治國制刑

也直有古之遺風

名其意

北齊王傳可辨

卷十七

七

治晉國而不隱於親不私於弟而有所隱蔽三數叔魚之惡前後

責數叔不為末滅皆極言之不曰義也夫能以義斷恩

魚之惡謂之直乎平丘之會在去數其賄也謂言

同金可謂直矣謂之直乎平丘之會在去數其賄也謂言

無曰寬衛國遂使衛國免晉不為暴而晉不為歸魯季

孫亦在稱其詐也謂言能曰寬魯國遂使魯國免晉不

為虐而晉不為邢侯之獄見上言其貪也謂言其以正

刑書使合於夏書晉不為頗而晉之用刑不為三言而

除三惡三次發言而除加三利加寬衛寬魯正殺親益

榮雖殺其弟而猶義也夫叔向三數其弟之惡疑於傷

其所謂大義滅親者也春秋左傳詳節句解二十七卷終

昭公六年 甲戌十五年是歲吳子夷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

朝吳故蔡大夫費無極恐其有寵故害之費扶味反欲去之

於蔡所以居子亦長矣汝之長年亦長而在下位居他人

下之辱可耻也必求之居上位吾助子請我當助汝又謂其

上之人曰無極又與蔡人王唯信吳楚王唯信故處諸

蔡所以處朝二三子莫之如也汝輩皆不如而在其上

而其位居不亦難序其難以必及於難害難去聲蔡

人逐朝吳朝吳出王怒平王怒曰余唯信吳信我唯聽

奔鄭朝吳出王怒平王怒曰余唯信吳信我唯聽

昭公六年 甲戌十五年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

昭公六年 甲戌十五年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

故寘諸蔡所以置朝且微矣吾不及此且我若非朝女

何故去之汝何事而使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言我豈

朝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然我豫知朝吳之為人吳

在蔡若留朝蔡必速飛譬如鳥焉朝吳為蔡之羽翼也去

吳我所以所曰剪其翼也所以翦蔡○晉荀吳帥師伐

鮮虞荀吳中行穆子也圍鼓之鼓邑鼓人或請曰城叛

鼓邑之人或請以穆子弗許不從左右曰穆子左右師

徒不勤我之兵卒而可以獲城而得鼓何故不為何為

也詩穆子曰吾聞之叔向曰言我所聞諸叔向好惡不愆在上

者好善惡惡無有過民知所適則民知順下之好事無

不濟是以事無不成也所或曰吾城叛設或有人以我

吾所甚惡也此等人也人曰城來今人以城吾獨

何好焉我何為賞所甚惡受叛人而賞之是若所好何

也則吾所好者何若其弗賞若許之賞是失信也是又失

也以復加其賞乎何曰庇民庇民無信不立何若力能則進吾力有餘則

否則退吾力不足量力而行度吾力之強弱吾不可曰

欲城而邇奸我豈可貪得一城所喪滋多得城邇奸是

也所失益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穆子使鼓人殺其

也也繕治守圍鼓三月圍其城鼓人或請降鼓邑之人或

也備守去聲反使其民見欲規其民曰猶有食色穆子言其民猶

也也姑修而城且往修治汝軍吏曰晉之軍獲城而弗取

而鼓人以城降勤民而頓兵疲頓吾兵何曰事君何以

也也鼓人以城降勤民而頓兵疲頓吾兵何曰事君何以

何法夫新

又批以道

爭奇

又更在奇

事而無似有
數句可刪若
但去賈息二
句城可獲一
句執為稍勤

我黑左傳句解

事五君也 穆子曰吾日事君也 言此正我所獲一邑而教民

怠 徒得一邑而教民 將焉用邑 將安用一邑為 邑曰賈怠

卒 賈人怠惰 棄舊不祥 棄其舊守 鼓人能事其君 今不

率義不交 循義而行 好惡不愆 好善惡惡 城可得而民

知義所 鼓城吾必可得而 有成命而無二心 盡忠以成

懷者 不亦可乎 如此何 不 鼓人告食竭力盡 其後鼓人

不亦 可乎 而後取之 其城 克鼓而反 穆子勝 不戮一人

荀躒 往會葬 籍談為介 籍談為 既葬除喪 既葬而 曰文

伯宴 待荀躒 樽曰魯壺 其樽樽用魯 王曰伯氏 魯同姓

壺 伯氏 諸侯皆有 呂鎮撫王室 言諸侯皆有貢獻以

之類 對曰 籍談 諸侯之封也 言諸侯皆受明器於王室

皆受 明器 於天子 呂鎮撫其社稷 家之社稷 故能薦鬯器

於王 所以能獻鬯 常 晉居深山 晉國在河北 戎狄之與

鄰國 為鄰 比 而遠於王室 於王 遠於王國 為甚 王靈不及

見及 拜戎不暇 數為戎狄所侵 拜 何 呂獻器 何 呂獻器

王曰 叔氏 稱荀躒為伯氏 故 而忘 諸乎 言汝乃 叔父唐

叔 晉始封之 成王之母弟也 與成王為 其反無分乎 安

反無 分器 密須之鼓 與其大路 密須 姑姓國 文所 曰

扶問 反下同 密須之鼓 與其大路 密須 姑姓國 文所 曰

此燕左傳句解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大蒐也

文王伐密須國得其闕鞏之甲闕鞏國所出鎧甲武所

呂克商也武王用以伐商而勝之唐叔受之叔虞受此鼓路呂處

參虛以封於晉實居參宿之虛實其後襄之二路襄王

賜晉文以大路戎路鉞鉞鉞斧也鉞斧之大者鉞黑黍鬯香

音曰鉞音彤弓虎賁赤色之弓與文公受之八年晉文

公受此賜以爲侯伯呂有南陽之田南陽之田亦襄王所賜撫征東夏遂霸

諸侯服者撫之叛者征之非分而何凡此諸物非天子所夫有勲而

不廢夫有功勲而有績而載書有勞績而奉之以土田有

陽撫之呂夔器弓鉞旌之呂車服大路戎明之呂文章

旌子孫不忘爲後世子孫不忘所謂福也所以保其福

祚之不登叔父叔父稱晉侯也言設使焉在此福祚更

於虔反且昔而高祖孫伯鷹昔者孫伯鷹爲晉正卿乃汝

司晉之典籍實主晉國之以爲大政治晉國故曰籍氏

因以所居之官爲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辛有周人也其二子適

晉於是乎有董史二子因以所居之官女司典之後也

汝乃司典籍氏之九世孫也女音汝何故忘之何爲而忘籍談不能對

之所誌實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言籍談數典而

忘其祖數典故而忘其籍談歸自周呂告叔向以王之

叔向曰王其不終乎言景王必吾聞之我之所所樂必

卒焉心之所樂必卒於今王樂憂今王居喪若卒呂憂

若卒以不可謂終是年也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

焉二喪謂穆后及太子壽也天子絕其喪於是乎呂喪

惟服三年故后之喪通謂之三年喪也

此皆二傳可辨

宋錄

常語

常語

實宴以弔喪之又求彝器又責晉國樂憂甚矣居喪而

甚矣憂為樂且非禮也且求器也彝器之來諸侯有彝器嘉

功之由由諸侯有善功非由喪也非由弔喪三年之

喪天下之雖賢遂服雖貴為天子禮也古禮王雖弗遂

遂竟其服不能宜當靜默亦非禮也出又失

禮王之大經也禮者天子之一動而失二禮以喪求器

早無大經矣是無大言呂考典言語所以典呂志經典

所以記禮經也忘經而多言舉典以舉先王分器之典將焉

用之將安用此多言乙亥十六年吳王僚晉韓起聘于鄭晉使韓宣鄭伯享

之鄭定公以子產戒曰戒百苟有位於朝言苟有位於

朝音潮無有不共恪無有不恭敬恪謹孔張後至張

鄭之大夫當從君於廟門外揖客而入夫立立於客間夫立

今後至者蓋賓已入廟門乃始來至也夫立執政禦之鄭之

升階時立于西方孔張誤立于客間也執政禦之鄭之

止孔張適客後張又移立又禦之執政又適縣間張又

西乃立于鐘磬樂客從而笑之忽其不知事畢享禮富

子諫曰富子鄭大夫大國之人謂韓不可不慎也待之

不詳幾為之笑而不陵我數被其笑則必我皆有禮

於禮我失禮夫猶鄙我彼大國之人由國而無禮我國苟何

呂求榮必取孔張失位今孔張後至而吾子之恥也汝

執政豈不子產怒責其曰發命之不衷謂發言命而不

出令之不信出政令而刑之頗類其用刑也緣事之相

不氣甚勁淨然

九古二事一昭公

獄之放紛其治獄也縱民之會朝之不敬會朝於大國而無禮敬

使命之不聽遣使於大國而不取陵於大國

罷民而無功勞民以戰而無罪及而弗知

之恥也凡此數者乃耻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子孔襄公之兄孔是為吾之耻

命曰使先是嘗奉君命以出使周於諸侯周行於諸侯之國國人所尊為大夫承

國人之諸侯所知外為諸侯所知識立於朝而祀於家進則立於朝退則祀於家

有祿於國受祿邑有賦於軍軍出卿賦百乘喪祭有職於國家喪祭之禮皆有職掌

受脤歸脤脤祭之肉也國祭則受脤於公脤子恐反

其祭在廟其助祭於君之宗廟已有著位已有來在位數世

而忘其所一旦忘其僑

焉得恥之我安得代子寧自他規我汝寧可以他宣子

有環韓起有一玉環其一在鄭商鄭之商人亦有一環益同工

而雙宣子謁諸鄭伯請於鄭定公以子產弗與商人之

所曰非官府之守噐也言此是商人私物不是寡君不

知我鄭君不得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與之天音太韓

子亦無幾求言宣子所求不多幾上聲晉國亦未可晉國亦未可以二

心待晉國韓子不可偷也晉國盟主也韓子若屬有讒

之交若偶有讒二國之怨鬼神而助之從而輔

人交鬪其間交構鬪謀二國之怨鬼神而助之從而輔

助呂與其凶怒以起晉人凶悔之何及後雖悔之吾子

何愛於一環汝何為而借之其呂取憎於大國也徒以

而取怒盍求而與之人而不與之乎子產曰吾非偷晉而

於晉也盍求而與之人而不與之乎子產曰吾非偷晉而

禮記

禮記卷之八

五

僑聞法新
國其古階

泛論

是皆事

申斷意

更深一層

大層意若其
口而出然橫
大邪紫切成
定其其位之意

批點左傳句解

卷三

六

有二心言我非偷薄晉將終事之蓋欲終是君弗與不

以環所以全忠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我聞

難去聲下為難立而無令名之患是立於職位而無善名

子也韓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我聞為國愛

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所以大國之大夫而皆獲其求

設使有所將何日給之為小國者一其一否今有所求

能給共音供為罪滋大則得非於大大國之求於小國

無禮曰斥之非禮而何饜之有我雖與之彼愈無吾且

為鄙邑如此則國乃為晉國則失位矣是失其國君之

若韓子奉命曰使若夫韓起奉君命而求

玉焉而私求玉貪淫甚矣其為貪淫獨非罪乎獨可謂

而無令名之意此一節覆解立出一玉曰起二罪一其一否鄭之罪

吾又失位鄭無以韓子成貪韓子喪將焉用之將安用

也音煙且吾曰玉賈罪且我出一玉以賈二不亦銳乎銳

事起二大罪也韓子買諸賈人韓子求玉不得既成

買矣議價已定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以威偏商人

商人欲得告君大夫而下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玉

環言近日我就執政弗義執政稱子產也弗義弗敢復

也於是復扶又反今買諸商人今就商商人曰必曰聞商

諸君與大夫敢曰為請敢以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

公與商人皆出自周言鄭本在西周畿內桓公以庸次

商人亦奇

餘波

也

一直接下只
以盟誓為據

公與商人皆出自周

言鄭本在西周畿內桓公以

庸次

虞展喜對齊
侯同法
比前更難為
辭至此似更
無得說却乃
愈出嚴辭使
人閉口不敢
強索真是文
之奇珍

讀來覺層層
有色句七有
味人抵文意
奇則辭易工
即前段意作
餘波

比耦與商人用次序相比比毗至反呂艾殺此地以陟治此地之

斬之蓬蒿藜藿斬其惡草而共處之與商人世有盟誓

世世與以相為曰盟誓之爾無我叛汝商人

我無強賈我無得強而毋或句奪我母得句乞爾有

利市寶賄汝商人有珍寶貨我勿與知預知其事恃此

質誓恃此質信故能相保以至於今故我鄭與商人相

今吾子曰好來辱今汝辱以和好之事而謂敝邑強奪

商人而使我鄭國強是教敝邑背盟誓也則足教我鄭

之言也背音佩毋乃不可乎可背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得

玉環而晉失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

若大國有命令而使小國鄭鄙邑也則是鄭國為亦弗

為也我亦不肯僑若獻玉若必使我不知所成則鄭與

成和敢私而布告於汝韓子辭玉取玉不曰起不敏

好矣敢求玉微二罪鄭鄭國之二罪微古堯反敢辭

自責敢求玉微二罪鄭鄭國之二罪微古堯反敢辭

之謝鄭六卿餞宣于于郊六卿子蓋子產于太叔子

宣子私覲于產宣子私見子產曰子命起舍

夫玉言汝命我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是乃賜我以玉

也敢不藉手曰拜敢不以玉藉○公至自晉昭公朝晉

晉人因止之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昭伯惠伯之子子服

至是乃得歸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言晉之公室將

聲去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言晉之公室將

晉昭公年六卿強而奢傲六卿皆強盛將因是曰習

幼而質弱習貫為常習貫如此必以為能無卑乎

君幼弱而習習貫為常習貫如此必以為能無卑乎

為奢傲之事習貫為常習貫如此必以為能無卑乎

北

臣

其不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昭伯爾幼平子不信其言惡音鳥晉昭

公卒是為頃公平子如晉往會葬事日子服焉之言猶信見之始信

昭伯之言子服氏有子哉美惠伯之有賢子也

丙子十七年晉頃公元年郊子來朝郊國之君來朝於魯郊音談公與之

宴昭公以宴禮待之昭子問焉叔孫昭子問之曰少皞氏鳥名官少皞氏黃帝之子已姓之祖也以鳥名其百官去聲皞胡老反郊子

曰吾祖也吾國之祖也我知之豈不知之後昔者黃帝氏

曰雲紀黃帝軒轅氏姬姓之祖也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故為雲師而雲名

百官師長皆以雲為名號炎帝氏曰火紀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故

為火師而火名以火名官共工氏曰水紀共工以諸侯伯有九州有水瑞以水

紀事共音恭故為水師而水名以水名官大皞氏曰龍紀大皞伏羲氏風

姓之祖也有龍瑞故以龍名官故為龍師而龍名以龍名官我高祖少

皞擊之立也昔我高祖少皞名擊初鳳鳥適至鳳祥禽也雉曰

鳳雌曰凰其時即位為天子時擊音至故紀於鳥以鳥紀事為鳥師而鳥名百官師

適有鳳鳥之端鳥名鳳鳥氏歷正也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治曆之長官玄鳥氏司分者

也玄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故以名主二分之官伯趙氏司至者也伯趙伯勞也

夏至鳴冬至止故以名司二分之官青鳥氏司啓者也青鳥鷦鷯也

以名司啓之官立春立丹鳥鷩也丹鳥氏司閉者也丹鳥鷩也

夏陽氣開物故曰啓立秋來立冬去祝鳩氏司徒也祝鳩也

閉物故曰閉此四官皆曆正之屬別鳩王鳩也擊而有也其性孝故以名鳴鳩氏司馬也鳴鳩鳩人也其心均平故

制之官鳴鳩氏司空也以名司寇以名司寇鵲鳩氏司事也鵲鳩也

鳩氏司寇也以名司寇鵲鳩氏司事也鵲鳩也

其性猛鸞以名司寇鵲鳩氏司事也鵲鳩也

其性猛鸞以名司寇鵲鳩氏司事也鵲鳩也

其性猛鸞以名司寇鵲鳩氏司事也鵲鳩也

其性猛鸞以名司寇鵲鳩氏司事也鵲鳩也

鶡鶩也春來冬去故以五鳩鳩民者也鳩氏皆以聚民

名司事王營造之官也五雉西方曰鶡雉東方曰鶡雉南方

為五雉為五工正五雉西方曰鶡雉東方曰鶡雉南方

雉以五雉名五工正之官五工未詳或曰鶡雉攻木之

工也鶡雉傳植之工也翟雉攻金木土也鶡雉攻皮之

工也翟雉設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雉之官所以利

使民之器用正丈尺之度量斗斛九扈為九農正九扈者

之量以平均下民者也量音亮九扈為九農正九扈者

鶡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啗暗

宵扈噴噴桑扈竊時老扈鶡鶡以九扈名九農正之官

九農未詳或曰扈民無淫者也扈止也言九扈之官所

主九谷之農也扈民無淫者也扈民無淫者也扈止也言九扈之官所

音自顓頊自來顓頊氏繼少皞不能紀遠德不能致遠

遠乃紀於近乃近紀為民師而命曰民事以民事名則

不能故也則以不能致仲尼聞之孔子是年二十七見

於郊子而學之乃往見郊子既而告人曰孔子既學吾

聞之吾之所天子失官天子之官學在四夷魯之知禮

郊子致使就吾乃今信之猶信吾乃今信之○冬有星孛于大辰

西夷而學焉西夷而學焉猶信吾乃今信之○冬有星孛于大辰

西及漢李孛星也大辰辰星也申須曰申須魯孛所曰除舊布新也孛

漢孛以鏡反申須魯孛所曰除舊布新也孛

孛之象有除象類告人今除於火今大火之

是除舊也象類告人今除於火今大火之

火災乎以此知諸侯鄭裨竈言於子產曰裨竈鄭大夫

宋衛陳鄭將同日火宋大辰之虛陳大暉之虛鄭祝融

為大木水火之壯也若我用瑾瑜玉璜瑾瑜也玉璜

一事兩人說
一略一詳白
是構洪前略
是先驅後略
是餘說

北齊書

卷之三十八

昭公

九

為楚所敗必邁反下同獲其乘舟餘皇餘皇吳舟名為楚人所獲吳公子光請

於其眾光諸樊之子闔廬也請于其眾云曰喪先王之乘舟言餘皇乃先王之乘

舟而喪於楚喪去聲豈唯光之罪此非特我之罪眾亦有焉衆人皆有罪焉請藉

取之請借眾力往取其舟眾許之以光所請使長鬣

者三人長鬣謂多鬚者與吳潛伏於舟側先往潛伏於

曰我呼餘皇則對戒三人者云我呼餘皇師夜從之吳

以夜從三呼吳兵三呼餘皇皆迭對三人者皆更迭應對楚人從而殺之

殺長鬣者三人楚師亂楚兵夜驚而亂吳人大敗之因其亂而伐取餘

皇呂歸取其舟而歸吳丁丑十八年夏五月周之五月火始昏見大火之星始昏見於南方

丙子風其月丙子梓慎曰梓慎魯大夫是謂融風融風東非曰火

之始也融風屬木木生火故為火之始七日其火作乎自此七日戊寅

風甚過二日而愈甚壬午大甚又五日而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果

禘禘至壬午凡七日也禘竈曰不用吾言言汝不從吾言

鄭又將火鄭國更鄭人請用之信禘竈子產不可

肯肯子大叔曰寶呂保民也言國之有寶器乃所若有火

若更有若更有國幾亾則鄭國近於可曰救亾用寶器而可子

何愛焉汝何愛寶而子產曰天道遠言天道遠人道邇人道邇

而可知非所及也遠者非何且知之何以逆知竈焉知

天道竈亦人耳安能逆是亦多言矣此不過言耳豈不或信

多言者豈不幸中乎遂不與竟不以寶亦不復火禘竈二說亦不

火之作也火初子產受兵登陴子產受兵使登陴反子大

此亦一傳可也

叔曰晉無乃討乎是時晉公子公孫來聘子鄭子產辭不接見又受其登陴有吾叛晉者故

晉來討言我之所子產曰吾聞之言我之所小國忘守則危小國而忘

守備則必至危亡之音行況有災乎何况當火國之不可小國雖小

者有備故也以其能修既晉之邊吏讓鄭果來責鄭曰鄭國有災言鄭國之晉君大夫不敢寧居晉之君臣

卜筮垂望為鄭卜筮何故有災宜不愛牲玉犧牲牲玉

鄭之有災鄭之有寡君之憂也乃吾晉君今執事憫然

授兵登陴然有勁忿之貌將曰誰罪欲責

罪也誰之邊人恐懼懼鄭之所為不敢不告不敢不子產對

曰若君子之言答言若如汝敝邑之災被火災君之憂

也乃晉君敝邑失政鄭國以改天降之災故天降火又

懼讒慝之聞謀之又恐讒慝之人乘間去聲臣啓貪人啓貪

利者之心荐為敝邑不利重為鄭臣重君之憂是乃增重晉

幸而不亾人之所戒猶可訖也猶可得以不叛不奉

而亾不幸而威君雖憂之以焉憂亦無及也亦何救鄭

有他竟我鄭國雖與他望垂在晉所瞻望奔走而歸既

事晉矣既已堅其敢有二心其敢更有貳

戊寅十九年楚子生太子建楚平王為大夫使伍奢為之

師伍奢伍舉之子也費無極為少師費無極讒惡人也

扶味反無寵焉無極不為太欲諳諸王欲語太子曰建

可室矣言太子年王為之聘於秦平王為太子無極與

逆無極預勤王取之勤平王自娶其○費無極言於楚

北齊志

子曰欲言晉之伯也言晉所以伯於邇於諸夏以其近

而楚辟陋楚辟陋在南方遠故弗能與爭所以不能若

大城城父若能大修築城而寘犬子焉而使子曰通北

方以通北方王牧南方而我牧納南是得天下也兼取

得矣王說從之從其請故犬子建居于城父明

年張本鄭駟偃卒游處子游娶于晉大夫先足駟偃

之生絲名絲弱駟偃幼弱其父兄立子瑕子瑕駟乞也

弟子產憎其為人也且曰為不順舍其子而立弗

許不違禮亦弗止亦不違衆駟氏聳來責問他日絲曰

告其舅異日絲以其事告晉人使呂幣如鄭其舅氏使

子問駟乞之立故責問駟乞駟氏懼來討駟乞欲逃欲

邇子產弗遣不遣請龜卜亦弗予不與

與音大夫謀對答晉使者子產不待人之謀而對客曰

晉使鄭國不天不為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大

大夫偃今駟偃又繼其子幼弱幼而質弱其一二父兄

懼隊宗主駟氏諸父兄恐其墜私族於謀不謀於朝而

而立長親駟乞年長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我鄭君與其

抑天實剝亂是欲剝亂駟氏吾何知焉而預知焉諺

曰俗語無過亂門禍亂之家莫過其民有亂兵彼人家

之猶憚過之政過其門而況敢知天之所亂况天意之

其敢與今大夫將問其故駟乞之立故抑寡君實不

知之乎今大夫將問抑寡君實不

硬於謀是倒
子句與後室
怒市色同

是自說却却
乃憤其詞然
寔陰以他字
用意絕妙

敢知我鄭君尚不其誰實知之我諸臣又安平丘之會

在十年君尋舊盟晉君會合諸侯而尋舊盟曰無或失職盟云諸侯各

厥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若鄭之諸臣晉大夫而

專制其位其後之嗣位者晉大夫皆得專而制之是晉之縣鄙也則是鄭

之諸縣何國之為失職甚矣豈足以為國乎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使

報之使去聲晉人舍之子產有辭故晉人置而不問也○楚人城州來

先吳城州來以爲沈尹戌曰戌莊王之曾孫沈諸梁之父也戌音恤楚

人必敗言必爲吳所敗昔吳滅州來在十年于旗請伐之令尹子旗請伐

吳王曰吾未撫吾民民平王以爲未撫人今亦如之今王撫其民亦

而城州來民不肯輕用其力今亦如之今王撫其民亦能無敗

乎安得而侍者曰戌之左王施舍不倦言平王施恩惠不以爲倦息

民五年十三年初即位兵亂未息今年用可謂撫之矣

非不撫也戊曰吾聞撫民者言我所聞善於撫節用於內

其用度而樹德於外外則樹立民樂其性民人安樂

而無寇讎而無寇盜讐今宮室無量今王營創宮室無

民人日蹙以驚擾之勞罷歎轉勞苦罷困以致忘寢與食

夜忘其寢書忘其非撫民也立所謂○令尹子瑕言蹇

由於楚乎吳楚陽白也代于旗爲令尹五年楚靈王伐

曰彼何罪言蹇山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俗語所謂

而作色於楚之謂矣靈王怒吳王而執舍前之忿可也

舍置前日之忿乃歸蹇由乃遣蹇

春秋左傳句解二十八卷終

此身是正

何字何所

由以焚于... 吳人曰... 而無... 其... 內... 其... 吳王... 今宮室... 吳樂其... 齊晉又交輔之...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 昭公七年... 重訂批點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二十九

重訂批點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二十九

昭公七年

已卯二十年 是歲蔡侯盧卒子朱立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

奢將呂方城之外叛 去年楚使太子建居城父至是無

之外以叛 費扶味反 自呂為猶宋鄭也 鄭之比於宋 齊晉又交輔之

二國又交 相輔翊之 將呂害楚 將為楚 其事集矣 其為謀 王信之

平正不悟其 問伍奢 伍奢對曰君一過多

矣 答言吾君納于建之 何信於讒 又何讒言 王執伍奢

怒其言 自 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 時奮揚亦在楚平

而殺之 未至而使遣之 奮揚未至城父先使 太子建奔

宋 棄城父而 王召奮揚 將召而 奮揚使城父人執已呂

宋 棄城父而 王召奮揚 將召而 奮揚使城父人執已呂

予何猶昇左
以而氣格略
竟變便近國
東史記

左水色

左水色

午支句多鍊
入常以切夢
之是以每
既純巧之致
不意則多用
法所以覺
不同

氣
又似子書日
下知也同

左本色排而
不精

至示其不王曰言出於余口謂殺太子之入於爾耳惟

我言誰告遣也誰告太子而遣之使去也對曰臣告之言我實使君

王命臣曰命我有云事建如事余言汝事太子臣不佞

後命不忍開後來故遣之所以遣覽而悔之已遣而亦

無及已雖悔不王曰而敢來何也又問我召汝及對曰

使而失命答言我為使而違召而不來若召之是再好

也是再犯君命逃無所入誰肯容我王曰歸從政如他

日善其應對無極曰奢之子材無極又言伍奢若在吳

奔若使出必憂楚國楚之憂盍日免其父召之何不許言

以召彼有愛父之心不然苟不將為患將為

害之使人召日來言汝若吾免而父則我免汝

崇君尚謂其弟負崇君尚之弟也字子胥音云日爾

適吳尚使子胥我將歸我則自歸吾知不逮我之智

命楚以我不可日莫之奔也我不往親戚為戮父無罪

不可日莫之報也汝不可報奔免父孝也父不失為孝

度功而行仁也汝度成功而奔擇任而往知也擇

父不可棄不可俱去名不可廢不可俱廢爾其勉之其

圖報先相從為愈此之相從俱尚歸於楚奢聞

真不來次子不來日楚君大夫其肝食乎肝日晚也言

此楚之傳可辨
卷三昭公

患使楚之君臣不得早食也也臣古曰反楚人皆殺之并殺伍奢貞如吳子胥

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勸吳王僚以公子光曰光闔是宗

為戮言子胥之父兄而欲反其讐欲使吳伐楚不可從

也不可從貞曰彼將有他志言闔廬將有余姑為之求

士我且為闔廬求而鄙君待之而退居邊乃見縛設諸

焉士且為闔廬求而鄙君待之而退居邊乃見縛設諸

馬士且為闔廬求而鄙君待之而退居邊乃見縛設諸

二十七年見音現下見宗魯同而耕於鄙而自耕於

吳弒僚傳○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齊豹衛靈公之兄子孟

於公孟引而見焉為駟乘焉乘乘去聲下同將作亂

而欲為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言公孟之子

所知也乃汝之勿與乘為之駟乘吾將殺之我則殺

對曰吾由子事公孟答言我則事公子假吾名焉故又

各借重我故不吾遠也所以公孟親近我雖其不善雖其所

吾亦知之吾豈抑君利故不能去然以懷利之故是吾

過也此則我今聞難而逃今聞公孟有難始是僭子也

是使汝失信子行事乎殺之乎吾將歿之我將為公

周事子亦所以終齊氏用戈擊公孟出而以戈擊之

宗魯曰背救之孟受戈斷肱斷宗呂中公孟之肩因擊

皆殺之公孟宗公聞亂靈公聞如歿焉走往歿齊侯

使公孫青聘于衛青頃公之孫也齊聞衛亂聞衛有齊

遂從諸侯焉走適靈請將事聘禮辭曰靈公人不佞

出奔在外自稱也失守社稷失守衛國越在草莽而播

草莽之吾子無所辱君命以辱汝君之命實曰實謂公寡

通句
意精絕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君命下臣於朝言我齊君命我曰阿下執事使我自比

下臣不敢貳我奉君命主人曰靈公也君若惠顧先君

之好言汝齊君惠然顧我照臨救邑照臨我鎮撫其社

稷而鎮定繼則有宗祧任猶有宗廟行禮於彼也繼光彫反乃止

聘事乃不行實將擷公孫青將夜成以主人辭靈公曰亾人

之憂言我喪亾之不可曰及吾子不可以其草莽之中

野外草莽之中不足巨辱從者不可以勞辱汝敢辭請毋助實

曰寡君之下臣言我乃齊君君之牧圉也其在衛君當

之若不獲扞外役若不使我扞野是不有寡君也是

君不相親有臣懼不免於戾我恐不免請曰除矣請助

以赦除北宮氏之宰伐齊氏北宮喜本與齊豹同謀滅

之滅齊公入靈公復國琴張聞宗魯死琴張孔子弟子名空

將往弔之欲弔仲尼曰齊豹之盜孔子言宗魯不能諫

魯也而孟縶之賊公孟見害由宗魯也又何弔焉汝何

弔君子不食姦公孟不善而受不受亂許齊豹節事不

為利疚於回以利故不能去是病其不曰回待人知難

以告於公孟是不蓋不義殺身以周事豹是不犯非禮

以回邪待人也齊侯疥齊當為疾小遂疢大瘡也景公

孟是非禮也齊侯疥齊當為疾小遂疢初患小瘡後

乃變為大瘡期而不瘳諸侯之實問疾者

多在諸侯遣人問疾梁丘據與裔欵言於公二子皆景

制以曰吾事鬼神豐祭祀為禮豐厚於先君有加矣此

先君有今君疾病今吾君疾病之為諸侯憂以貽諸是祝史

增加矣

增矣

之罪也是齊之太祝太史不能盡禮薦美以致鬼神之怒也諸侯不知不知我事神之豐厚

其謂我不敬將謂我君不能致敬鬼神君盍誅於祝固史嚚曰辭實

太祝名固太史名嚚言吾君何不誅此祝史公說景公二人以辭謝於諸侯問疾之賓也嚚魚巾反公說景公言說告晏子以之告晏子曰日宋之盟答言往日諸侯之盟於宋事在

襄公二音悅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楚令尹屈建問晉趙武云士會之德如何

十七年屈居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夫子稱士會也言其處家也事無不治治去聲言

於晉國竭情無私其出言於國也竭盡真情而無私曲其祝史祭祀陳信

不愧其祭祀於神也祝史之官陳其誠信而無愧怍其家事無猜其家無可猜疑之事猶舍

才其祝史不祈故祝史無求於鬼神建曰語康王屈建以斯言告楚康王語去聲

康王曰神人無怨竭情無私故人無怨陳信不愧故神無怨宜夫子之光輔

五君宜士會光輔平文呂為諸侯主也使五君為諸侯盟主公曰

據與欵謂寡人能事鬼神言二子謂我能盡事鬼神之道故欲誅於祝

史故知罪在祝史而欲誅之子稱是語何故今汝乃舉斯言以對曰

若有德之君答言若是人君之有德者外內不廢外之為國內之為家舉無廢事

下無怨上之為臣下之為民舉無怨心動無違事凡其舉動無有違理之事其祝史

薦信如此則祝史薦陳誠實以告鬼神無愧心矣所言皆實何愧於心是曰鬼神

用饗所以鬼神飲其祭祀國受其福國家咸受其福祝史與焉祝史亦與受其福焉

音預音預其所曰蕃祉老壽者其所以薦蕃福而享老壽者蕃音煩祉音恥為

信君使也以其為誠信之君所使其言忠信於鬼神其言忠信於鬼神

以告於鬼神者皆忠信之言也其適遇淫君若適然遇人若之淫暴者外內頗邪國

多偏頗回邪之事頗平聲上下怨疾臣民有怨謗動作辟違凡所動作甚乖

離一而違離亦與鍊然從欲厭私縱肆其嗜欲厭足其私高臺深池後

此若之工守司界此若之工守司界

其言入也字下亦是倒句法又即作住法亦新第謂勢不流便風韻不長純是四字句雖亦與鍊然

六論然非而是類之風致

其言入也字下亦是倒句法又即作住法亦新第謂勢不流便風韻不長純是四字句雖亦與鍊然

其言入也字下亦是倒句法又即作住法亦新第謂勢不流便風韻不長純是四字句雖亦與鍊然

其言入也字下亦是倒句法又即作住法亦新第謂勢不流便風韻不長純是四字句雖亦與鍊然

無條理分派
但覺堆垛重

游觀之所撞鍾舞女以極聲色之斬刈民力盡民之力輸掠

其聚竭民之積呂成其違以成就不恤後人不為子暴

虐淫從暴虐於肆行無度恣行非無所還忌無復顧

不思謗讟不謂已不憚鬼神不謂神神怒民痛鬼神責

疾無悛於心無所改悔於其祝史薦信如此而祝史是

言罪也是所以自其益失敷美其掩蓋愆失而妄是矯

誣也是矯詐以進退無辭罪無所措其辭說則虛目求

媚則作虛辭以是目鬼神不饗其國所以鬼神

祀而國祝史與焉祝史亦與所目天昏孤疾者其所以

借嫺於鬼神其所以告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問祝

可誅則如對曰不可為也答言非誅祝山林之木今山

之利衡鹿守之置衡麓之澤之萑蒲澤有萑蒲之舟鮫

守之置舟鮫之官以藪之薪蒸藪有薪蒸之利水鐘曰

虞候守之置虞候之海之鹽蜃海有鹽蜃之祈望守之

置祈望之官以守之凡此四者皆言公立縣鄙之人外

邊鄙人從其政入從國偪介之關介關也謂迫近國都

音暴征其私此言縣鄙從政之人為近關承嗣大夫繼

為大疆易其賄此言縣鄙從政之人為大夫強布常無

政皆無法制徵歛無度徵歛無度徵歛民之賦役皆宮室日更

肆奪於市肆奪攘外寵之臣在外寵借令於鄙借命令

於市塵於市塵外寵之臣愛之臣借令於鄙於邊鄙

六

以証及就最

此敘處精活

私欲養求此發寵之臣妾私有所不給則應民不供給

罪民人苦病民人困苦夫婦皆詛匹夫匹婦無不詛

有益也假使祝史能祝其君果有益而詛亦有損夫則彼

皆謂其君亦能聊攝以東聊攝二城以東姑尤以西姑

二水名以西齊國界內之雖其善祝雖

祝史善豈能勝一國夫婦之皆詛

兆君若欲誅於祝史吾君若欲誅罪脩德而後可必先

然後可責人也公詭使有司寬政乃命官司

毀關去禁毀偪介之關去內薄歛已責輕其賦歛齊侯

田于沛景公疾愈遂招虞人以弓虞人掌山澤之不進

不來虞人言昔公使執之怒其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我齊先君

田獵旃呂招大夫周禮孤卿建旃大夫羔故弓呂招士

逸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古皮冠呂招虞人諸侯服

田虞人掌田獵故臣不見皮冠見皮冠之招故不敢

進所以不乃舍之乃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守道之

常也非物不進官之制也孔子君子避之虞人之所守

言守道者不若虞人之守官也君子避之虞人之所守

也離干齊侯至自田景公已晏子侍于逆臺逆臺臺名

于子猶馳而造焉梁丘據獨馳馬而造公曰唯據與我

和夫言唯梁丘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答言如梁丘據者

焉得為和豈得謂之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公問然則和

平對曰異答言和如羹焉所謂和者水火醯醢鹽梅水

燥濕不同性醯醢鹽梅不同味用而烹煮魚肉燂之呂薪

北

正意辨而詞

豈在末序

益以柴薪而炊 宰夫和之 宰夫治庖之 齊之 旨味 使鹹

其中也 濟其不及 濟益其味 旨洩其過 泄減其味 君子

食之 此之羹 曰平其心 味和則 君臣亦然 若臣相濟 君

所謂可 君謂此事 而有否焉 不可者焉 臣獻其否 其不

可 曰成其所 以成就君之 君所謂否 君謂此事 而有可

焉 而其間有 臣獻其所 其可者 曰去其否 以除其君

者 是以政平而不干 所以政事和 民無爭心 皆和亦

無有 故詩曰 祖所以商頌烈 亦有和羹 言中宗非自賢明

夫之相濟如宰 既戒既平 此臣既戒敬其事 饜假無言

亦無相爭 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 先王之濟五味以

樂也 曰平其心成其政也 聲味皆和而後心平 聲亦如味

和五聲如一氣 作樂須以二體 一生二故舞者 三類二

三故詩有風 四物 三生四故雜用四 五聲 四生五故有

雅頌之三類 六律 五生六故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

聲焉 六律 六生七故有宮商角徵 八風 七生八故樂應八

陰 七音 六生七故有宮商角徵 八風 七生八故樂應八

八節也 八風 九歌 八生九故有九歌也 六府三事謂

說見隱公五年 九歌 八生九故有九歌也 六府三事謂

九 曰相成也 此九者合然後 清濁 濁者清 小大 大者小

短長 長者短 疾徐 徐者疾 哀樂 樂者哀之對 剛柔 柔者

對 遲速 速者遲 高下 下者高 出入 入者出 周疏 希疏者

對 曰相濟也 此十者言樂聲如此相反蓋能相濟以成

也 濟者 君子聽之 此之樂 曰平其心 心自平 心平德和

也 此之樂 曰平其心 心自平 心平德和 平

則德故詩曰所以國風狼德音不瑕言心平則德音無瑕

自和之異今據不然乃不如此君所謂可君謂此據亦

曰可據亦以君所謂否君謂此據亦曰否據亦以若

水濟水警如用水濟誰能食之誰能食若琴瑟之專壹

若琴瑟而專用誰能聽之誰能聽之此聲也同之不可也如是

一節言同之飲酒樂晏子侍飲公曰古而無疾言假使

異於和也飲酒樂而景公樂晏子對曰古而無疾使古人

無疾其樂若何將如何哉晏子對曰古而無疾使古人

不則古之樂也則此地古人之君何得焉吾君何以得

昔爽鳩氏始居此地爽鳩氏古少皞氏之司寇也言季

莒因之季莒虞夏諸侯代爽有逢伯陵因之逢伯陵商

姓蒲姑氏因之蒲姑氏商周之而後大公因之而後我

封於此地古者無疾人假使古爽鳩氏之樂則始居於此

樂非君所願也豈吾君所可○鄭子產有疾將成謂子

犬叔曰召游吉而囑之我成我既子必為政汝必主鄭

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唯有德者政不其次莫如猛德

及者莫若夫火烈政猛者如民望而畏之民望見火故

鮮矣焉故民少水懦弱政寬者如民狎而翫之民狎於

水而玩則多矣焉故民之成於故寬難故政寬者疾數

月而卒子產疾病犬叔為政游吉代不恐猛而寬不恐

政如從鄭國多盜民無所畏取人於荏苒之澤荏苒澤

寬焉鄭國多盜民無所畏取人於荏苒之澤荏苒澤

若隱於其中而犬叔悔之寬政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

早用子產之興徒兵呂攻荏苒之盜所用之故起步卒

言不至於是

論最切當

醒然未醒

世說新語卷之九

盡殺之次在荏苒盜少止德處為盜者鮮也曰善哉子

鄭美政寬則民慢致民之慢慢則糾之民心慢則

糾猛則民殘致民之殘殘則施之民殘則當以

呂濟猛故無太猛呂濟寬故無太政是呂和故其政和

詩曰詩大雅民亦勞止止語辭也詩言汔可小康其可

安之乎許乙反惠此中國施惠於此呂綏四方以綏安夫施

之呂寬也此四句者欲其毋從詭隨毋得從此詭人為

從子用反呂謹無良以謹勅彼式遏寇虐嚴為刑威用以止

憚不畏明彼寇虐之人曾不糾之呂猛也此四句者欲

也柔遠能邇則近者亦各以能進呂定我至如此則王

卒之呂和也此二句者欲其又曰又商頌長不競不綖

言湯之為政不太不剛不柔布政優優布行政

強不太急綖音求不剛不柔不太剛布政優優教優優

然而百祿是道故百種福祿皆來和之至也此詩四句

也至及子產卒至是而仲尼聞之孔子聞出涕為之悲曰

古之遺愛也言子產見愛有古人之為風

庚辰二十一年蔡侯元年是歲蔡人逐之而

辛巳二十二年蔡侯元年是歲周景王崩于猛立王

王楚遠越使告于宋遠越楚大夫曰寡君聞君有不令

之臣謂華氏向氏也夫年宋華向作亂諸侯救宋大敗

為君憂言華向作亂無寧呂為宗寧不為宋宗寡君

請受而戮之我楚君請受汝叛對曰宋元孤不佞孤自

不才也不佞不能媚於父兄言我不能愛媚之也呂為君

此詩元王傳...

憂致生禍亂以拜命之辱敢非謝君命抑君臣日戰抑

與華向前日君曰余必臣是助我而助華向亦唯命唯

楚君之命人有言曰人之常唯亂門之無過其門過古禾反

君若惠保牧邑楚君若施恩惠無充不衷無商賈不善

呂樊亂人以助樊亂人孤之望也此我之所唯君圖之

惟君為楚人患之楚故患之諸侯之成謀曰時諸侯之

者相與若華氏知困而致死若華氏知困而致死夫成宋

華去楚恥無功而疾戰我戰則或敗諸侯之師也非吾

利也二者皆非吾不如出之不若縱華臣為楚功使楚

收救華其亦無能為也已復能為亂也救宋而除其害

氏諸侯救宋而又何求外此復乃固請出之諸侯之成固

華宋人從之宋人慮華氏更為害必欲殺之故諸侯固請然後從之

壬午周敬王二十三年是歲蔡悼侯卒魯取邾師傳例

而敗之日取其師謂苦羅邾人愬于晉以其事赴晉人

來討責魯取叔孫婍如晉魯使叔孫昭子往晉人執之

執昭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聚其衆將已叔孫與

之欲使邾人叔孫聞之昭子聞去衆與兵而執身去

上聲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士景伯子弗良圖言汝所

而曰叔孫與其讐邾人魯之讐也而叔孫必死之昭子

其欲必魯國既必亡邾必滅邾邾君亡國邾

邾則邾子失國也將焉歸失國必無所歸將益子雖悔

之何及彼時汝雖悔之所謂盟主所貴為諸侯討違命

北齊...

也以其能計諸侯若皆相執若以叔孫與邾是使諸侯皆得相執焉用盟

王則安用盟乃館諸箕囚昭子於箕邑為明年晉歸叔孫傳○王子朝入

于尹子朝周景王之長庶子也初景王喪太子壽立猛周人止其弟為敬王至單子劉子樊齊曰王如劉敬王避子

是子朝入于尹氏之邑單子劉子樊齊曰王如劉敬王避子

朝出居劉子王子朝入于王城敬王出而子朝入于王城敬王居狄泉尹氏立王

○吳人伐州來十九年楚城州來至是吳人來伐之楚遠越帥師及諸

侯之師奔命救州來時令尹子瑕以疾從戎故遠越攝其事諸侯之人謂頓胡沈蔡陳許

也吳人禦諸鍾離於鍾離之地吳人禦楚師子瑕卒病重楚師燔

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燔蓋令尹燔子潛反吳公子光曰光闔廬也諸侯

從於楚者衆言諸侯之兵從楚來者雖多而皆小國也然皆微小之國畏楚

而不獲已畏楚之威是日來所以來從楚師吾聞之曰

吾之所聞有云作事威克其愛軍事當以威勝其愛雖小必濟雖小必成功胡

沈之君幼而狂胡沈二國之君年幼而猖狂無常陳大夫鬻壯而頑陳大夫鬻壯而頑

夫名齒者年長而昏頓與許蔡疾楚政頓與許蔡疾楚政頓許蔡三國之

頑無知鬻魚飲反頓與許蔡疾楚政頓與許蔡疾楚政頓許蔡三國之

楚令尹成子瑕其師燔軍無氣帥賤多寵遠越位卑而為

寵之臣帥政令不壹政令不專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六

所類反并楚而為七也雖同帥賤而不能整主帥卑賤不能整軍無大威

命無大威勢楚可敗也楚兵必可敗若分師先曰犯胡

沈與陳若能分吳之兵而先奔夫壯而頑皆不能力

戰必致先奔也三國敗三國之兵既敗諸侯之師乃攝心矣則諸侯之

動搖諸侯之兵驚畏楚必大奔楚兵必大敗

請先者去備薄威請分兵先行者去其備薄其威後者

此語正傳句解

敦陳整旅繼其後音敦固其行陣整頓吳子從之從闔

言三國敗胡沈陳楚師大奔楚兵果大○楚囊瓦為令

尹囊瓦子孫子常城郢郢楚所都也囊公十四年

楚既築其城矣今子常畏吳復沈尹戌曰子常必亾郢

增修其城求以自固郢以牛反城無益也雖增築其

言子常為政苟不能衛有國而不城無益也城何益之

必喪失郢都能守衛城無益也城何益之

有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夷者天子德及遠方藉四天子

甲天子德守在諸侯猶藉四方諸諸侯守在四鄰古者

親仁善鄰故鄰國諸侯諸侯德守在四竟猶盡五境

不侵皆為之守衛諸侯德守在四竟猶盡五境

守竟音慎其四竟固四境之結其四援結四鄰之民狎

其野故民皆安習於三務成功春耕夏耘秋收民無內

憂為之民者內而無外懼外無敵國焉用城國都之

治城以為固今吳是懼今吳是懼今楚政也甲所而城於郢既不

哉焉於虔反畏懼者吳患也而城於郢既不

四援又不能謹四境徒守已小矣其守衛之圖畢之不

獲尚不得為守能無亾乎安得不昔梁伯溝其公宮而

民潰僖公十八年梁伯塹其公宮以為民棄其上民棄

不為不亾何待無民則國夫正其疆場正其四竟之修

其土田治其三時險其彘集險其邊境親其民人內則

其民人使之相親相明其伍候使有部伍信其鄰國則

愛相救助相扶持謹嚴百官守其交禮守其交際鄰國

結信四慎其官守謹嚴百官守其交禮守其交際鄰國

不僭不貪不僭則守其誠信不懦不耆不懦則不受辱

耆乃亂反完其守備守備之具且待不虞以待意外不

又何畏矣如此則又何詩曰詩大雅無念爾祖無念念

北齊王粲集卷之六

高論

此語在今亦已熟

豈不念汝事述也義取述無亦監乎若敖蚡

冒若敖楚八世祖蚡楚十世祖至于武文至于楚武王楚文王此四

如念及其祖豈不至千武文士不過同方百里為同當四君

乎四君之事均扶粉反士不過同之時楚之土地不過

滿一圻也圻音切慎其四竟四君能謹固猶不城郢何嘗城郢

今土數圻方千里為圻今楚之地方而郢是城棄其四

而規規然治其國不亦難乎安也為定四年吳入郢傳

癸未二十四年蔡昭侯元年是歲杞晉士彌牟迎叔孫

于箕去年晉囚魯叔孫歸子于箕至叔孫使梁其蹉待

于門內昭子使其家臣梁其蹉而歸之戒之余左顧而欬

氣聲也言我若顧乃殺之汝則殺右顧而笑我若顧

左而欬聲效苦化反乃殺之汝則殺右顧而笑我若顧

笑發乃止汝則勿殺也蓋昭子疑彌牟叔孫見士伯乃出

彌牟士伯曰致命曰寡君曰為盟王之故言我晉君為盟

之訴是日久之所以久留叔不腆救邑之禮我晉國有

將致諸從者將以致諸叔孫使彌牟逆吾子使我來迎

叔孫受禮而歸昭子受其鄭伯如晉鄭定公子大叔

相游音太相去聲見范獻子獻子士鞅也獻子曰若王室

何時周有子朝之亂敬王出奔對曰游吉老夫其國家

不能恤言我年已老尚敢及王室豈敢言及抑人亦有

言曰然而人之嫠不恤其緯嫠寡婦也織者常苦緯少

縑力之反而憂宗周之隕而憂周室為將及焉所以憂

禍之將反已今王室實蠢蠢焉今王室之亂有蠢吾小

國懼矣我鄭國亦如嫠然大國之憂也然晉大國也為

此特左傳句解

卷之九

昭公

諸侯盟主職當

思其吾儕何知焉我輩其何敢預知焉儕仕皆反吾子其早圖之汝為

憂也上卿不可不詩曰詩小雅錡之罄矣錡小器常稟於壘者今所受罄盡以

早為之謀也錡大器以喻晉也言錡已罄盡而壘無之喻惟壘之恥物以供餅是壘之耻也以喻周室之微

周也弱恃賴於晉今王室亂而晉王室之不寧王室不安晉

無以助之是為晉之耻也如餅罄然而與宣子圖

之恥也晉當恥之獻子懼諸侯以義責已而與宣子圖

之乃與韓宣乃徵會於諸侯乃召諸侯同期曰明年

年會黃乃徵會於諸侯會以謀王室期曰明年

父傳

